慕亭集 卷之六

狀

遺事

附錄

共六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行狀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持平大溪李公行狀

大溪先生李公諱周禎字翰伯初諱宗洛字景瞻其先固城人上世有鐵嶺君諱璜見東史是爲受貫之始其後漸大而顯文貞公杏村諱嵒文敬公平齋諱岡世爲麗代名卿至襄憲公容軒諱原官至左議政是爲 國朝之始 贈吏曹叅判諱增棄官居永嘉與鄕父老結友鄕稧是爲洛南之始知縣臨淸閣諱洺別提伴鷗亭諱肱寢郎諱容俱謝仕歸田歷四世

至諱後植　贈左承旨是爲公高祖曾祖諱時流文
科郡守號八懷祖諱元馥通德郎考諱弘輔兩世皆
以厚德稱妣永川李氏叅判民寏后德龍女也公生
於　元陵庚午七月十日纔三歲母夫人捐背公失
乳多病弱不能步而日匍匐哭於殯門見者爲之悲
泣幼而聰明穎悟凡見名物字畫輒屬辭成文多驚
人語甫入學先公以養蠶爲題命綴句公立就曰食
木葉構木爲巢結網習性至孝事繼母金夫人一意
承順積年貞疾扶護盡誠日必晨起盥櫛問寢重闈
退而端居讀書動止如成人家甚貧竈陘累日不煬

而澹然不見於色咿唔之聲愈清亮旣長學詩於南屛鄭公詞藻發越遒勁未冠而名已暢州黨會文動輒居魁丙申以弟子禮謁大山李先生先生甚器之授大學章句至卒章先生問欲聞君之志如有用我可做三代之治否對曰古今雖異宜苟欲爲治非三代奚以哉夫士讀聖書講義理不徒然也窮則處一身以三代之人達則視斯民以三代之民寧做三代純王之治而不成不可規規於漢唐下雜鐵之陋矣先生笑而深許之丁酉秋升司馬戊戌遊太學館儒多浮浪日從事蒱博公獨靜處一室潛心誦讀未嘗

出齋外一步異趣者皆笑其固滯大司成李義絅奉
上旨與諸生通讀論語于明倫堂公爲直月泮長
問文義諸生陳所見滿座旁午而公兼聽并錄罔或
闕漏間有悖經旨者又停筆痛辨泮長傾心推詡焉
嘗稟于先公曰周年居泮進取難必請從此謝公車
就師門卒業先公曰汝言是矣然隨分應擧不害爲
儒者法門汝其勉之蓋公之僶勉功令實體親意也
壬寅丁外艱辛亥居母憂服闋後遊泮時値 正廟
文明之會嶺士彙征甚盛而論文學必推公爲前列
乙卯九月登庭試文科圻號日 上喜得人將試以

十日課而公未之知謝　恩後卽還鄉未幾以不俟
命徑歸有　嚴旨禁推及就囚　命下四韻詩三題
卽製進蒙　特宥翼日以假注書入直會南屛翁窓
歿京館公呈告護喪而歸借丁具貲不殫勞蔡相公
濟恭歎曰嶺俗之厚不可及庚申　正廟昇遐翼年
辛酉進參小祥哭班以注書入直機宜稱　旨上特
賜內廐馬胡椒等物甲子陞成均典籍是冬遷禮曹
佐郎尋　除結城縣監縣多勢家豪右號難治公始
至摘發奸猾牖諭坊曲邑子有刺謁延接以禮與之
講說名理而濟以莊嚴私囑不得行不朞年政清事

簡治聲茂著地濱海斥鹵數被暵炎公至誠禱雨輒有應連歲大稔童老歌舞載路或以大酒缸置田頭勸行人飲公曰此太平氣像也爲作罇樽說以志之旣而與上司爭邑事五呈辭見罷邑民將赴京乞留公招諭之曰勤苦若曹爲然我不當留汝且休矣因決然解龜民多有垂泣者癸酉 拜司憲府持平帶職三月以在外遞丙子復 拜持平公乃曰名在侍從累叨言職而無一言以勉 君德非人臣之義也草疏累百言言甚剴切而適見遞未果進是冬 除松京少尹公歎曰年近七耋始覺吾道在喫著之外方欲

料理晩工白首微祿豈余欲哉但西都先躅所在而丘隴荒廢宅里無表此雲仍百世之恨吾當勉作一行旣赴任以省公用恤民隱杜貨路惇儒術爲先務故事官用布帛錦繡之取於廛者有定直太廉公一以時價取用府舊有儒案而有財者多冒入不惜千萬時有用此路請附者公曰旣名儒案當視志行文藝以取舍之令乃以貨爲階豈崇儒重士之意予力沮之乃揀諸生有文識者行鄕飮禮于成均館講大學于崧陽書院又以暇日試藝行賞士子莫不興奮於是都人上下交相勅勵風俗丕變豪猾者不敢肆

奸僞者不忍欺詞訟日息公門晝寂吏輩至有閑退
午睡者公獨危坐讀書吟哦以終日戊寅夏偶視疾
彌留數旬奄至捐館實四月二十二日也一境巷哭
相弔㕓市撤三日無異赤子之失慈母變出不意官
清如寒士殮襚難備㕓民相謂曰㕓之有㕓是誰之
恩爭獻錦段以資用邑子致賻者甚衆遂得以理喪
還櫬是歲九月葬于府東龍占山艮坐之麓初配完
山柳氏府尹椿后象源之女賢而無育繼室咸安趙
氏漁溪旅后運昌之女生三男一女男梓秀敬秀應
秀女適李喬相梓秀男庭冀庭鏞女李近淳金道在

趙性安李秀益敬秀男庭揚庭寧庭鳳庭鴻女柳會永應秀男庭德庭碩女權載英李河榮李仁錫金鎭漢生貢餘幼李喬相二男幼女洪煥晉柳根永庭萱男瀓瀅餘幼女權圭夏庭鏞男潤女安浩淵庭揚男珍女李秀邦趙友龍李近淳嗣子彙僖金道在男商任女洪起敬瀓瀅潤有子女皆幼公姿相如玉雪照人心界洞然無表裏温良而愷悌沉靜而安詳持身謹拙而不離繩墨立志堅固而可透金石休休乎有容物之量懇懇乎有樂善之誠一見儀表可知爲德人君子而無賢愚貴賤皆得其歡心幼時嘗觀漲江

頭有同學南姓者牽公衣戲之石滑跌入水水不可測其人方驚惶號哭忽波濤高湧挨公淺水邊乃獲出及歸不以告長者亦未嘗對人言及公登第其人始自言宅心含弘類如此初拜師門歸語人曰某見先生面背睟盎渾是一團和氣侍坐之際善端自萌退而復路便覺有不履生草之心此言其得於觀感之餘者而其實天性然也蓋公所養旣厚又得依歸大方輔之以學問之力故其發諸日用行事之間者不失儒家氣味平居雅言慨然有擔當一世堯舜君民之志人或以爲迂遠而及夫出而試之粗見其一

二也然其所辛苦而成就者乃自固窮中出來故常介然以自守未嘗有枉道徇人之意其在太學也有一山林負盛名覬禮遇頻來頻復而慫恿館學生疏請召還掌議者傳語於公公方夜就寢不之應彼復曰 聖主方留賢而獨不肯參疏無乃懷夾雜心耶公答曰未信而言君子恥之吾自遐外來不識山林是以不欲參也彼將鳴鼓而有金禧變進士者力止之疏凡七上公一不與後山林敗參疏者皆削名而公獨免焉其從宦也退然却步足不及權要之門嘗作旅居十箴以自警省吳學士淵常有雅面公嘗伴

行贈詩曰馬劣吾當後泥深子莫催吳每莊誦三復曰此詩史也其宰結城也銓長黃昇源曰聞李某苦窮讀書雖十室小邑猶可少試學道之效公爲政本之慈仁而不失於柔從以剛明而不過於察哀矜惻怛之情常行於折獄斷訟之間故民自悅服不罰而化有老媼愬其子不孝而子隨後號泣以請死公大傷之詰曰見汝誠心涕泣似非惡子無或汝婦不善事姑以至此歟因反復開諭之母子俱叩頭感愧携手而出遂復全恩愛巡相朴崙壽聞而稱之曰此可方蒲亭故事又有邑子之移居保寧者欲奪其本生

兄臧獲至登訴牒公題曰兄弟與奴婢孰重孰輕官則愧淸河太守汝等愧乙普明兄弟湖中士夫咸傳誦之其待長官也謙恭遜下而亦未嘗俯仰風旨必以直道行焉朴巡相嘗爲其先壠運石發關徵沿海漁船公乃以漁農不奪時之意防報後巡相見公笑曰結守愛民出於赤心使家運石係是私事豈容有憾意後須攻我闕缺與共國事課最云政由悃愊今世古人朴既遞新伯至其墓戶之居治下者席勢訟田公題曰土則王土民則王民豈可以使家之故勒奪民田遂以田屬之民洪州倅韓興裕見公曰平民

與巡相爭田子強辨其曲直殆哉公曰如我寒素得此斗祿罔非　國恩只知有國豈知其他也耶繼而以浦民洪大王拯溺人狀循例報營巡相謂其誣反欲抵罪公因事往見之曰昔子路見溺水人救之其人以一牛與子路不受夫子聞而責之曰此後魯人不復拯溺夫子豈不知子路不受之爲義而發此歎耶今大王手携小船身犯層濤拯得四十人幾死之命不惟不賞又從而罪之則結邑之民豈復有拯人以自刑者乎巡相曰爲政嚴猛當如子産之治鄭公曰子産信校人放魚則其肯逆探可欺之方乎以乗

輿濟人則豈可反刑拯溺之人乎辭氣直截不少撓屈而彼蓄憾愈深竟以是顚躓不悔也所至以清白聞繡衣金相休啓以文華有餘廉潔可尚松之舊尹秉公晩從濫引新尹一月之俸吏以告公曰交承異於他勿問也府中多富商大賈賄賂公行剖決千金之訟則例以半輸之官貳衙之號饒窠實由此公曰名爲官長而決訟受賂與駔儈奚擇遂截然禁防季氏公嘗自衙還語宗族曰一開口可以拔吾窮而恐傷伯氏清德不敢也公以若薄廩儉於自俸而獨於爲先一事殫竭其誠文貞公墓在長湍之大德山而

有後裔不肖者潛賣祭田闕香火有年公遂劃出常
俸以推還之置墓户歲一祭焉文敬公衣履之藏在
南門外藍村而失傳己久公令子弟及府人解事者
冥探累月未逢西人深目方擬設壇竪表而公不少
須可勝痛哉其居家也惟倫理是篤閨壼之内融如
也常以早失怙恃祿不及養爲終身恨每於晨省必
繞墓三周涕泗嗚咽往往言志之間灑出孤露之感
有飄風出門行諸作而哀傷凄切令人不忍讀與一
弟友愛深至分衣共食念念不能忘教子孫和易寬
平未嘗加以督責每指諭義方以節嗇慾愼言語勤

志業勤心忍性飭躬謹行等事諄諄提誨焉公自少
嗜學終始如一日不以飢寒而或輟不以禍患而或
怠至以看書過苦常有司視之疾而竟夕對案精彩
猶瞭然常歎曰半世乾没科臼恨不能向裏着工又
以爲詩酒風流甚害學者事作詩以自誡晩益收斂
凝定欽欽焉日有事也所居湫隘當暑則終日受陽
猶端坐不離席非甚病莫或欹倚偃息雖家人婦孺
未嘗脫冠帶見之一室中蕭然無物惟有周易及朱
子書在案上潛心玩讀樂而忘憂遠近知舊之乞文
字者輒隨手點綴不曾用意粧定而紆餘簡當自成

一家之體以世儒之騰口舌而無實得爲病不欲輕
與人論說然至於義理肯綮處往往多所發明如讀
韓南塘記聞錄而痛辨其論性之誤與壺谷柳公及
雲亭金公論心無出入說而累書往復者大抵皆的
確之論也鶴林權公呼以畏友有贈詩云一世無雙
士千秋不異門立齋鄭公屢通書疏湖書節約之役
要與共商與從氏北亭公爲天倫知己如柳下齋菴
竹塢諸公又皆德義相劘時節花樹之會風彩蔭映
一座士友傳以爲鄉里勝事又嘗與門內諸生刱立
旂山書塾講討經史約定課程一藝一能之可與進

就者必獎勵誘掖隨才而善導之後進子弟之稍解
文學實公之賜也嗚呼公學術足以贊 經幄文章
足以敭館閣而進不能大鳴國家之盛乃反棲遑於
數郡民社之間使其仁民愛物之心亦未免壽而不
咸此豈非爲世道而深惜者耶在西都時遺著秀書
曰使我無事在家則一部羲易可以溫誦知舊文字
可以塞責與君輩講論可做桑榆樂事爲我作歸來
辭一篇以招之則當傴僂扶杖而往以聽讀書之聲
嗚呼公之素志可見於此每一念誦重爲之憯愴也
始西都人議立生祠爲公所沮而止及公歿文人權

克念記政績顛末以備松京故事進士高體仁等發文鄉内曰南國甘棠永有遺愛西州畫像尚未報祀曷以為吾民不忘之心哉遂共築去思臺于府南門外而銘之石曰學優為政克仁克清禮士愈恭愛民以誠又議躋享院祠而姑力屈未果云公嘗以永思名其庵晩年夢朱夫子書贈君子亭丈人屋六大字遂扁其室曰大溪之丈人屋有詩文十餘編門下諸人勘校淨寫方謀繡梓李子應秀氏又抄遺事為一通德媺始終略備焉足以藉是而乞表隧之詞然其於居家懿行及學問晩修之實不免有疎略之恨盖

以公謙德本不肯標榜且記述出自家庭故愼重而不敢盡言之耳著秀自幼少時獲侍文几間有所耳擩目染而藏諸心者今於文字之役豈敢以僭猥辭謹就遺事而添損之序次如右世之好尙論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有得焉則庶或以此錄爲不誣也歲乙巳孟春日族子著秀謹狀

弘文館副提學李公行略

公諱晳字強哉忘軒先生之弟也幼有異才出語輒驚人弱冠時讀書于永嘉之玄沙寺有詩曰寄語玄沙諸釋子十年勤苦可鐫神他時杖節匡山路應道

金門第一人當時膾炙傳誦皆以公輔期之旣而中
司馬進士遊南庠著聞韶詩一篇挹翠軒朴公誾見
之大加稱賞燕山甲子忘軒先生直諫被禍公坐竄
珍島卽忘軒公戊午謫居之地追念往蹟尤不禁孔
懷之慟 中宗丙寅蒙 靖國恩宥庚午登文科壯
元以申用漑薦選讀書堂 拜司諫院正言尋 除
弘文館副修撰後以眼疾不赴 經筵上章乞遞
特賜藥餌不愈 授典翰特 除副提學終於家享
年纔二十九嗚呼公早承詩禮之訓兼有征邁之工
才可以主文衡行可以扶世敎而早罹黨籍慘遣家

禍竄逐遐荒六七年 國運回泰復見天日蜚英王署橋梓奎垣平日之素所蓄者始可以大展布矣然崇行誼外榮達自是傳受家法而又懲戊甲之禍益無當世之念托疾閉目卷懷丘壑甘與草木同歸其迹偉矣其志悲矣獨恨夫神理無徵年數遽促幷與忘軒先生而寥寥無後嗣之傳天之所以付畀公兄弟者何其豐於才而嗇於命也續擬恨賦一篇載東文選而感慨激昂讀之令人有千載不盡之恨觀於此可以知公之志也歟公偉文美蹟何其若是之踈略而邈矣傳聞萬不究一玆敢點綴數條後之好尚

論者可以得公之大槩配全義李氏縣監思謙之女
有一女適別坐韓翁清州人

尚友軒處士李公行錄

嘗聞吾宗先父老論近世文獻必先稱尚友公之天資近道而咄咄其未究志業盖公之得年僅三十三其嘉言善行猶有表見於世後之人可由而彷彿其萬一哉我從叔下庵公晩年寢疾中草遺事一通而深以闕略爲恨後幾年公之孫邁秀裒集公詩文輓誄又私記言行數條以示着秀而托以按據爲行錄着秀復曰惜不使此文字及於下庵公之世也如我

藐末膚淺安敢當是寄累辭焉而請益懇遂叙互增刪以補遺事之略焉公姓李氏諱弘亨字大瞻尚友號也其先固城人鐵嶺君諱璜實爲鼻祖中世有文僖公諱尊庇文憲公諱瑀文貞公杏村諱嵒文敬公平齋諱岡皆麗代名卿也入 國朝有左議政諱原謚襄憲號容軒德業文章有史乘可考子縣監諱增始居永嘉結友鄉稧卒 贈吏曹叅判是生諱洺宰義興棄歸作臨清閣生諱肱蔭補別提辭不出自號伴鷗翁至郡守諱後榮恬退自守位不滿德是爲公曾祖祖諱時龍成均生員號錦庵深於性命之學少

時赴東堂著太極論發明奧旨主司歎賞擢置第一
士友咸期大闡不幸不得年考諱元郁號梅軒莊嚴
有法度統御後生立課程手寫經傳及性理大全遺
諸子妣驪州李氏晦齋先生后生員德祿女以　元
陵辛未某月日生公公生而有異質容色如玉雪纔
學語能悟解文義竹簡書敬字常佩持不失灑掃應
對拜跪之節一以小學爲法父兄長者皆稱學問童
子當燈夕羣兒請往見公獨對案不肯曰萬家光熒
不如我一點孤燈及長趨向自正步履不違繩尺凝
然有老成人氣像嘗以爲詩文俗學之外不有所謂

儒者之學乎此士君子所當先也專心向裏慨然以古人自期以親命請學于大山李先生公於先生爲姑之孫也先生愛之如子誠心引進先授大學章句諄諄以爲學次第公佩服師訓逐趲理會日有進益先生益加奬詡以書賀先府君曰二哥久知資質甚美志尚甚佳今相與講學音吐響亮思索詳密極可愛賞川沙金公語人曰大瞻言行擧止朋友中鮮有及者其見許於師友有如此自是尤牢著脚跟尊所聞行所知有得則體驗於身未得則必復就正期至於犁然順理積十餘年知思漸精踐履愈篤盖無一

事非學亦未嘗一晷忘學也性至孝在父母之側油
油翼翼定省溫凊先意而安之出入有事必禀而後
行與伯氏上舍公友愛隆至聯床征邁莫或暫相離
焉己丑丁毋夫人憂年甫弱冠而能執禮不懈終三
年如一日其居家也必晨興盥櫛省親拜廟訖退子
舍淨掃端坐左右緗帙肩背竦直視瞻無回望之若
木偶泥塑所着衣常如新澣未嘗皺摺惟兩膝上斑
斑有手痕其接人也有禮侍尊長折節爲遜愫遇少
者侃侃有和厚雖鄙賤未嘗以疾言遽色臨之見人
有善行愛悅不已若己有之而如見有不是處輒正

色規之故人皆親摯而敬憚焉嘗欲廢擧業稟于師門先生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自由先府君惜其有才無名強之公重違父師之命僶勉隨衆然一切主講學而以餘力做去又不事雕篆以趨時尚故累不利於有司書法謹嚴楷正得師門心畫燦然若銀鉤見者皆寶玩之辛丑先生易簀公爲白布巾帶心喪如禮翌年癸卯春先府君疾甚革公衣不解帶禱天請代及遭大故勺水不入口毁瘠骨立絶而復甦遂至病不可爲矣沉淹中傷人勸以粥水則必悶上食予否曰既且然後強進其臨絶也内夫人欲就訣輒禁

止之曰男子不絶於女子手禮也况我衰麻在身雖死生之際安敢犯古戒泣請伯氏公曰不孝未伸情事須埋我先人側以慰窮天之痛言訖而終實二月十一日也先府君之葬也幷公祔于陶谷先壠下負坎之麓弔者咸曰生而盡子職歿而隨其後孝哉若人也嗚呼公以聰明清粹之姿高潔謹慤之操又得親炙大方潛心爲己之學俛焉孶孶不得不措殆孔子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者也若使享有年壽律己而漸至乎純熟造道而益進乎高明則入可爲家街矜式出可爲吾黨標望而天不弔門戶遽然中途而

闕冤乎惜哉視世不久則著述之不多固也而其零金片纈之斷爛遺落者蓋皆近理說話讀其詩而謌然有濂洛家口氣誦其箴銘而字字有頂上之針眞師門之影響也豈可無所傳哉試撮其大要則其觀書有感曰斯文萬古傳誦法吾夫子莫歎遠而湮但要功不已詠懷曰閑中獨愛一床書看去看來意有餘默識心通誰自得仰思先哲實如虛讀性理大全曰精似蠶絲密若錙幾微剖析孰能知潛心積慮猶難透欲向師門更質疑此可見向學進進之意也其讀易吟曰明月萬川白生花一朵紅畫前元有易太

極妙無窮冬至吟曰乾坤氣機斡剎極是窮陰七日陽來復誰知造化心感興吟曰兩間俯仰浩無窮一氣流行萬化融動時却有形兼迹靜處還無始與終此可見閑居玩理之妙也其安宅箴曰惟皇降衷在人曰仁仁以爲宅安汝之身宅之維何相彼丹田智水在傍義路在前物我無間八荒庭衢孰無此宅居之在吾須臾不離泰山其安主翁惺惺動靜優閑相在爾室無愧屋漏箴以自警書于座右正路箴曰人有大路由義而行行之以正矢直砥平君子履之不經不歧詩詠景行書載無陂天下之人孰不行此日

用當行正直而已一步或差千里其謬不直則迷不正則蹈異端雜出曲蹊邪逕茅塞榛蕪擿埴昏冥縱欲競趨舍正不由鄒聖闢之廓乎中區正脉不墜斯道復明示我康莊先民是程觀此則可知其見得門路之正也其毋不敬箴曰書首欽明易著敬直曲禮三千最初端的隨時隨處儼若默會無表無裏無小無大造次顚沛罔敢或忽居必溫恭行必祗慄不謹則慢不敬則肆奉若盤水欽哉所事思無邪箴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動而有思順理者寡不正則私不直則曲斯須或忽便生非僻先哲有訓閑邪存誠誠

之於思防欲如城外無妄接内無自欺鷄鳴而起念善孜孜惕厲省咎終夕乾乾儆然思誠默養吾天有詩三百斯言蔽一心官司戒警我祇慄覿此則可知其體認身心之密也其淵氷箴曰自持吾身敢不戰兢無淵若淵匪氷如氷坦道徐行猶恐失墜平地愼涉尚懼顚躋矧爾淵氷有深有薄薄則易陷深則易溺如臨如履古人所祇造次克念愼勿阽危盖此膚髮受之父母跬步或怠曷追其咎出門惴惴步必安詳書此鑑戒揭于方塘又爲簞瓢銘曰一簞食一瓢飮令不堪其憂也惟顏氏樂之異乎人之求也樂不

在簞瓢聊與道優游也陋巷安在哉尋樂處未由也觀乎此則安貧樂道之意亦可見也以至研槧燈枕戶牖槃皆有銘有贊爲朝夕常目之資而未嘗有一字閑漫語噫此何等志尚也何等工夫也忽忽三十年之間其造詣已如此而卒不得成就久大重可慨也已然公之聲響在於是典型在於是熟複而玩味之則亦可以得其眞也歟公娶坡平尹氏士人僩之女配德無違相敬如賓後公十六年戊午臘月三日歿享年五十四祔公同域異墳有一男一女男周新女適李奎發周新生二男一女長男芳秀早歿次卽

邁秀女適李相鏞李奎發生一女適李敏和有嗣子

魯 邁秀乃以憂患餘生留意問學又能収拾残書

思所以稱述先德公於是乎有後矣天其以未食於

公者將報施於斯也耶今玆所錄雖不足以闡幽揚

潛而幸得遺文可據鏞叙稍詳如有斯文大人證信

於此而惠以一言俾世之好尚論者知大山先生之

門有尚友軒李公則後人之幸也公捐世後一周甲

癸卯五月日族從孫著秀謹錄

成均進士下菴公行錄

純廟三十二年壬辰五月二十四日下菴先生李公

卒享年七十二公諱宗休字幼禎其先鐵城人有若文僖公諱尊庇文憲公諱瑀文貞公諱嵒文敬公諱岡襄憲公諱原大顯于麗代 國朝德業文章聯名史乘至 贈吏參諱增棄官居永嘉垂裕後人是爲洛南之始縣監諱洺別提諱肱寢郎諱容 贈判決事諱復元參議諱暹皆以勵名節辭爵祿爲家法高祖諱後榮連登司馬文科仕至高城郡事曾祖諱時昉號二可翁祖諱憲復成均生員號平地翁累登剡薦卒不遇考諱孝慶鄉黨稱厚德君子妣南陽洪氏崇禎處士字定後士人適之女也公生于 元陵辛

巳四月廿七日纔省事出爲季父諱弘得后妣襄陽權氏承旨文海後士人致大之女也公幼有至行愛親從兄出於良能天姿凝定不好弄儼然若成人父兄長者咸以遠大期之始入學受業於仲父桐湖公桐湖公性莊嚴見子姪過差不少寬假而公周旋坐隅奉節度維謹呵責一不及數年之間通四子詩書兼讀朱子綱目日受數千語而詰朝輒背誦無滯每抱卷入空樓廢室中潛居默誦竟日忘食十五陪權夫人之金谷外氏因請學于南野朴先生先生與之語大器異之以所讀璧經教之曰古聖人心學自此

權輿何必他求遂逐日趁趲程課而於朞閏璣衡之
說幷註讀下以至八誥聱牙處觸類刃解先生每顧
諸生曰此子乃若曺先進也及歸先生又贈言曰爲
學之要立志爲先而其讀書階級在程子大學篇題
且歸而求之公仰體師訓潛心力究年纔志學而如
老於窮格者丁酉始赴鄕解見伯氏進士公捷兩試
歎曰我之不及家兄以學未至也卽往住水南先亭
閉門讀鄒書一部居四旬爛熟成誦及伯氏聞喜之
宴大山李先生來臨亟稱志尚之篤終必有成己亥
委禽於韶州李氏之門韶文獻鄕也多老成先進而

皆樂與之遊以畏友待之自弱冠時擧止端重尤愼於交際與江皐柳公月梧金公最友善以道義文學相資益二公皆歛衽推重曰禎兄之贍敏淵博非吾輩所及也癸卯俱中鄕解兩額遂升太學啓靭之初聲譽籍甚薦紳先生賀者盈門泮人悶其行色草草請改治資裝公不許曰性本儉率不樂循華宣以區區小成而過爲飾美乎或有勸居泮者公辭以兩庭親老間或隨分應擧而未嘗乾沒科臼以必得爲念權夫人早寡多病歸依母側有年公曰爲人後而不得將養非孝也卽奉板輿還日夕歡待夫人心安之

常曰吾無子而有子死無恨矣本生處士公壽考康寧樂善好客鄉父老及遠近人士鎭日盈堂公兄弟束帶應門延接以禮年已衰而恭執子弟之職暇則聯床征邁商確名理天倫之樂融如也己酉居權夫人憂丁巳丙寅丁本生內外艱易戚俱盡終三年如始喪之日事兄如事親終日不離側晨墓及出入里閈必先後之有若形影之相隨析箸後謹守伯氏規畫大小大事必禀而後行人至以春津家比之嘗與我先子生員公及從子學秀氣秀等構小齋于家西谷泉之上團會講授爲兄弟共老之計晩益愛其閑

曠深居靜處讀書其中暇則漱泉而濯髮登高而舒嘯翛然有出塵之想凡世間升沉榮辱臧鄙毀譽一不概於心而形諸言曰先妣嘗誦古人詩莫言人長短言人我自傷言山言水外緘口半平生之句以作義方我終身不敢忘又曰非徒勿言人長短雖山水美惡亦不須言因以山水名其齋晩年復自號下庵而爲之記以見志盖其德性和易而濟之以莊重規模謹拙而兼之以簡潔持己也不甚拘束而日用動靜自不離於繩墨爲學也不自標榜而平居雅言一皆本之義理凡所以宅心而應物者固或有虛假矯

飾之意其居家也閨門肅穆偕老七旬相敬如賓訓子和嚴幷行常曰有孚攣如而濟之以威如然後盡嚴父之道早起歛枕褥盥櫛具冠帶參謁家廟雖祁寒盛暑不廢也退而灑掃室堂庭內洗然無一點塵埃凡案書冊位置整齊端坐竟夕竦然若神明父師之臨不令神思肢體暫時弛放凡事必以豫爲貴而敏於做措後日可治者前期準備他日可代者親自檢看所以思無不周事無不擧巨細緩急井井有條緒成立多男而無冠昏後時之患輸納公租而無門吏索錢之擾然一切疎於營産胸中泊然無物凡鄙

俚之談庸俗之事雖家人父子之間莫敢擧於其側
其奉先也尤一心兢惕常曰澗毛行潦可格上帝惟
在致慤不美多品齋之日澡躬盛服坐而待鷄及將
事僾然肅然如見所祭者晩暮將攝之中亦必力疾
與祭子姪諫止之則曰吾餘日無幾雖欲久執祼薦
得乎每遇本生及遠代忌日必隨力助需曰爲支子
者全不用意於報本一節非人理也一年一祭豫備
一器奠需何難之有以至傍親或貧不能祭則輒助
之或有故必曰於我乎略設俾不至虛度焉其在宗
族也一以惇睦爲主寧失於厚而不曾爲斬截刻覈

之論凡嫁娶死喪窮無以自資者必爲之倡議出貲以助其力雖年少子姪待之必以禮敬尤以作成後進爲己任爲文諭門子弟曰古人云父母願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夫爲君子之道專在讀書講學百之千之人人皆爲君子則吾門之慶孰大於是每歲冬春逐朔設講會早朝必先臨家塾次第進諸生以考其勤慢焉其於鄉黨也介不絶俗和不同流雖未嘗獨立崖異而亦不欲俯仰桔槹庠社儒林之會不肯隨衆徵逐平居自守欿然若無聞時或因諸友强要命駕出遊而風流沖澹韻格蕭散譚風詠月

之暇便拈出故事名言娓娓不倦一座灑然傾聽其讀書也自少至老欽欽日有課程上自六經四子下逮百家外史無不涉獵研究而用功深處尤在於尚書庸學心近節酌等書輪流熟複如誦己言聰明老而不衰每於夜氣清明之中獨立高拱微吟而緩誦之雖出入便旋之頃亦未嘗暫忘也於三綱八條之目中和費隱之說以至四七理氣之辨擧皆領會大意超然有自得之妙至於諸家細註之支蔓零碎處不欲耽看而強索焉其積於中者閎深而富厚故發而爲文紆餘確實辭達理順一揮數百言字字有經

據晩更削去陳腐專事簡嚴視少日作如出別手詩
亦典重遒健諷誦有餘味眞有德者之言也然而一
切韜光歛彩不以著述爲務間有被人敦迫隨手應
副而輒毁棄不留草朋舊之間不喜張皇簡牘往復
論辨蒙學或有劄疑問目便對同勘破指示肯綮處
而未曾形諸文字嘗以俗儒口耳之學爲戒曰內而
無躬行心得之實外而無經濟致用之資則縱饒談
天說命何補於事又曰吾之所聞於父師者維以眞
知實踐爲正法眼藏不要務記覽而資辯博後輩宜
篤信而謹守之又曰程朱退陶之訓昭如醫覽以是

求經說則無不鑿鑿契合何用架疊爲著秀嘗有四
箴集說之役奉而質焉公還書警之曰先師云學未
成而先有意於纂述終有害盖以自家足目未到高
明之域則竊恐斤兩未審取舍有差格言至論或被
生割驅牽之病而反有損於涵育渾全之本面目姑
置此不急之務須就本文晝讀夜思心領神會實有
見於授受精密之旨然後爲此等工夫未晩也其教
人也必以魯論中本立道生餘力學文等語爲基本
田地自灑掃而馴至於格致由經學而旁及於詞章
內外本末循循有序至解釋文義只略綽說過不煩

提撥而聽者自有警發開悟處雖甚鈍根難通亦不加以訶叱如有一知半解爲之欣然奬勵諄諄善誘金石猶可透也及視疾沉淹累朔而猶不輟觀玩或占成韻語自驗精力焉一日着秀等侍寢公晨起擁衾誦大學一過呼子姪命之曰今夜月色滿窓吾卧不安席起坐誦此頗覺病懷開豁爾曹反在傍昏睡乎易簀前數日寄一絶詩於書塾諸生以致勸勉之意又手寫遺誡數十條其略曰勿用錦勿多斂勿漆棺勿求輓勿誌碣勿養松燒遺文字忌祭單設用文純家禮參酌情文切實簡當而大抵皆儉約韜晦之

旨至於修身保家之節盖亦留意續筆而疾革未果焉其編輯有大東記畧古自世獻詩文及先世遺事總若干卷藏于家配李氏永陽名閥叅判民寏后土人元發女生員月城孫熹一外孫孝順貞嘉婦道甚修佐君子成學業誨諸郎如嚴父爲宗鄰婦孺之師與公同年生而歿後於公五歲公墓在府南十里白日洞坐乾之麓孺人葬於醴泉郡東黃池之上巽坐也有五子長亨秀次冕秀允秀彙秀出后季脩秀亨有一男一女男庭嶷女金綱銖冕有二男長庭岳次幼允彙啓有男女皆幼公歿後數年嶷若岳相繼短

命文獻無所托矣仁善之報何若是舛也嗚呼菁秀卽桐湖公之孫也大父臨終撫二歲孩而托於公年及就傅挾冊而依歸焉朝暮侍於棐几爈爐之間者殆三十年其誘掖之勤付托之重眞可謂昊天罔極而顧乃摧頹隕裂終莫能報答至恩暮途冥擿歸尋谷泉舊社則巖阿考槃之跡已屬前塵雖欲叨陪燕閒出入今古益聞前昔之所未聞豈可得乎只要收拾殘書撑拄門戶圖所以奉遵遺法而遺家多難力不能給每與羣從相對俛仰哽愴而已惟是劄錄一款誠後死者責而顧門下諸人之親炙而講服者無

有若著秀之久則知我先生事行始卒亦莫如著秀之詳且切矣善言實記雖未敢自附古人亦何至阿其所好以誣泉壤之下哉伏惟當世之秉筆君子恕其輕言之罪而有所財擇焉歲在己亥正月上元日

從姪著秀謹錄

遺事

贈通政大夫吏曹叅議行通訓大夫刑曹佐郎臨清府君遺事

府君諱洛字浩源初諱泗姓李氏其先固城人高祖諱嵒高麗侍中謚文貞號杏村曾祖諱岡密直副使

謚文敬號平齋大父諱原入我　朝歷事　四聖位至左議政謚襄憲號容軒赫世勳德詳在國史及名臣錄父諱增縣監　贈吏曹參判嘗愛永嘉山水之勝投靈山紱卜居于府城之南與鄕之耆德十二公結友鄕稧盖取鄒夫子一鄕善士友一鄕之意也四佳徐公長歌以美之事載永嘉誌妣貞夫人慶州李氏益齋文忠公諱齊賢玄孫觀察使諱暿之女刑曹判書竹山安公諱騰之外孫有五子府君其第三也性至孝承順庭闈斤斤有子弟行昆季之間怡怡如也餘力學文取端資益所與交遊者皆一代淸名之

士庚子遺叅判公喪既葬居廬于水多山下服闋以
貞夫人命僶勉應舉　成宗丙午與濯纓金公馹孫
睡軒權公五福同中司馬試時稱極選尋以先蔭薦
進仕至刑曹佐郎燕山甲子從子忘軒公冑以直諫
死一家俱坐竄正人之在朝者靡有網漏府君與新
堂鄭公鵬謫盈德時仲兄洛浦公亦謫于寧海寄詩
曰羨君長對雲程醉五十川邊免獨遊雲程鄭公字
也　中宗丙寅蒙　靖國恩宥己巳居貞夫人憂既
卒喪知義興縣事以清愼慈惠爲政邑人頌之癸酉
洛浦公以松京留守上章乞骸退休鄉里府君亦在

官秩未滿而亦一時解龜作亭于城東洛水之上取
陶靖節歸去來辭中臨清流賦詩之句扁之曰臨清
閣蓋是閣也處城闉咫尺而曠然有江湖之趣又與
仲氏歸來亭南北相對號爲花山八景之最每花朝
月夕塤唱篪和天倫之樂和氣融洽聞風覰德者莫
不咨嗟詠歎指以爲二疏故事聾巖李先生賢輔贈
詩曰少年爭自說歸田晚歲依違志不專白首江亭
兄及弟宦成名節一家全其致歎慕如此又嘗與洛
浦公及鄕父老十四人爲眞率會皆是友鄕稧子孫
也佳山勝水杖屨相隨輪聚諸第商確名理客至則

輒趣供具罄慇懃有無不問焉其高風卓行槩皆先府君遺範也嗚呼今之去府君邈在傳聞之世且累經兵燹文獻無徵貌玆雲仍何由而詳府君之行治也雖然謹按權公哲從眞率會中人也以詩哭府君曰氷清玉潤聳儕流竹馬相知六十秋牛刀一縣曾遺愛鱸膾三年又倦休又曰幾年懷寶卧城南荊樹萱堂樂且湛朝取溫生才暫試秋歸張翰興還酣今觀此數句語則府君之志行風節亦可以想見其萬一也然則此信蹟也又何必多乎哉大抵我家家法以休退爲高以榮利爲戒粤自文山公之隱文召杏

村公之退淸平叅判公之棄官落南其淸標偉節固有所傳授矣府君克紹先德素薄宦情又遭羅黨禍飽閱嶺海風霜雖復際遇明時百里分憂而明哲保身之志難進易退之操已有定算於中白首兄弟携手同歸泥塗軒冕偃仰江湖其與夫世之影影結綬知進而不知退者豈可同日語哉噫巋然古閣至今宛在江上而府君之子若孫皆以外名利崇行檢爲世守箕裘後之人登斯閣而想其風則有足以激昂興起於百世之下也府君事行之得於傳誦者竊恐愈遠而愈泯略記顚末如右非敢有一字爽實世之

好尙論者庶或於此徵信而爲之發潛闡幽也歟配淑夫人南平文氏司直諱長壽女郡守李公諱伯孫外孫墓俱在水多山叅判公塋左酉向之麓同域異墳有六男曰曜文科郡守曰勝郡守曰胖文科郡守曰滕曰股郡守號無禁亭曰肱禮賓別提號伴鷗翁曜男曰審文科縣監女曰邊永淸府使曰張文輔牧使勝男曰宅曰宣股女曰徐嶰進士肱男曰容叅奉審男曰壽春叅奉女曰郭趪府使曰金節宣男曰虎容男曰復元 贈判决事女曰柳雲龍牧使曾玄以下多不盡錄

朝散大夫禮賓寺別提伴鷗翁府君遺事

府君諱昉字季任臨淸府君諱洺之第六子也先府君早棄官與仲兄松留公考槃二水之上南曰歸來北曰臨淸杜門教子以崇行誼保名節爲傳授家法府君擩染庭訓文行夙就累魁鄕解聲譽藉一時而顧天性高潔進取非素心也且身經戊甲己卯之禍常以世路爲戒不曾屑屑求衒故至晚年不得一名人皆惜之 中宗辛卯以母夫人命應公車中李樞榜生員因以薦剡 除禮賓寺別提府君之僶勉就職實爲親屈也旣而以久曠庭闈受由歸不復出乃

作亭於臨清之南歸來之東而扁以伴鷗自號伴鷗翁其江山景物無讓於兩亭之勝先府君常以臨清之去歸來有揭厲之艱欲卽此別構而未及就府君用成之是亦肯構之一端也自是閒居省事淸坐據几以經史自娛興至則嘯詠烟霞玩戲鷗鷺蕭然有出塵之想第五兄淸風公諱股亦投紱歸老于水南之無禁亭而風流高邁與府君爲兄弟知己每以輕舟短棹往來源源以追先人故事東南士友之過其門者皆樂與之遊號爲江湖主人沖齋權忠定公最友善迭唱交酬累牘聯篇嘗贈府君詩曰憶昔秋風

洛水頭聯床剪燭對詩韓聲名場屋連三捷穎妙東南第一流又曰早上騷壇期濶步文章光焰壓風人撚髭一笑臨長紙筆有驚雷句有神又曰擬掃塵心住碧巒世緣催我返塵寰嫌君石室孤棲宿寫與清詩靜裏看府君答曰燈月松琴對翠巒夢魂元不落人寰嗔君久滯紅塵裏獨抱遺經碧眼看其交誼之密推許之深於此可見也不幸亭成未久而府君奄棄代不得從容游息以遂其終老之計無禁公詩中有湖上追懷暗結愁之句後 英宗辛未改修先亭因建遺墟碑于江皋之上豐原趙相國顯命銘而序

之曰李氏祖子孫三世棄爵祿如弊屣其清標峻節可敬也凡其杖屨之所及風韻之所寄山若增高水若增深而斯亭也又巋然臨之搢紳章甫之過之者莫不咨嗟歎息想慕於百代之下也云云配淑人星州李氏吏曹叅判諱湑之孫司直諱自夏之女墓在水多山先兆之側甲坐雙墳也子孫錄見上不復架疊焉抑嘗聞之我三從祖上舍公尚慶嘗於途中遇一商人自言爲其家後孫仍出示一幅古紙乃府君謝仕時答從兄雙梅堂書也盖雙梅公以書勸府君起府君答以出處之義優閑之樂而府君名諱宛然

在書末是信蹟也上舍公欲取來而商人不許路上無紙筆可傳寫乃與商人指後約而歸竟不至噫兵燹喪難之餘先世之嘉言善行泯焉無傳則此等文字亦足以憑依徵信於人而但付之逆旅行賈之手終不知湮沒何處此豈非雲仍沒世之恨耶聊記所聞于下以示來後云爾

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府君遺事

府君諱遲字器成　贈判决事諱復元之長子也大司諫嘯皐朴先生諱承任之外孫也府君天性忠孝器宇恢達奉先盡其誠急人甚於私處心行事一以

古人爲法自童丱時受業於惟一齋金先生之門日侍書齋力學攻苦繼薪傳餐終始無替凡於隆師親友之道靡不用極其信義之篤操養之確每爲師友所推許焉雅志沖澹樂在優閑初無屑屑進取之意龍蛇之亂奮然不顧身藏書籍於道谷墳庵置家眷於馬嶺山中遂與諸弟赴義陣中又應大旺守城之役有同苦記事時天兵久留嶺下而軍國之需蕩然無餘自　上有旨下南中諸名族以補兵食府君亦與其中輒慨然曰國事至此義不敢辭居王土食王食而不圖報效豈臣子之道乎遂傾出所藏供三日

餉事聞 上嘉之特除通政大夫工曹參議幷追
恩考妣後以耆年陞嘉善同樞命子弟曰我無功而
濫叨崇品今幸而得此天爵吾死之後以此書銘旌
足矣所居臨淸閣在永嘉城東山水園林之勝有公
侯不換之樂冠盖絡繹輪蹄輻湊府君大開門庭置
酒張樂無論尊卑貴賤各得其歡心白沙尹公暄按
嶺節過訪贈以詩曰白髮居然鄉黨敬把盃談笑見
天眞又有一繡衣以弊衣冠暗行至門府君方大會
賓友輒下堂迎接其酬酢餽餉之節無別於座上尊
賓俄而欲退又止宿之曰逆旅棲屑之中逢此勝集

亦非易事繡衣遂盡歡而去語溪嚴金文貞公曰余今行見碩德大老云壬亂時府君妹婿高孝烈公從厚以復讎將倡義兵於湖南而貽書府君兄弟論禦賊方略又以家事托焉卒殉節於賊高氏妹與其姑及夫弟晴沙用厚轉徙千里來依府君府君特加憐恤與同患難區劃避兵之方及寇退而後歸之高氏孤嫠之幸而全活實府君之力也府君篤於倫理尤好施與人凡族人鄉里之貧不資生者輒出手賑濟不以升斗自節又嘗設廣幕於馬坪通衢命婢僕辦酒食四方行丐之過者皆爲之賙飢恤寒焉府君晩

擧一子人以爲積善之報也府君生于嘉靖庚申五
月十九日卒于崇禎辛未正月初五日享年七十二
遺命祔葬于道谷先隴之後配貞夫人高靈申氏護
軍諱大澐之女吏叅歸來亭諱末舟之五世孫墓在
道谷後白達洞癸坐之地距府君墓隔岑而近始府
君之歿也一時名碩之素相友善者多歎息嗟悼發
諸挽誄之中今撮其大略則瓢隱金公是榲云好士
衆稱德濟人吾取長典籤金公念祖云接物任眞人
服義奉先思孝我推仁溪巖金公坅云處富亦難能
散積待人良厚盡成歡葛峰金公得研云共學寒齋

十載同榻死生相許會合有繹性本寬厚應物無擇
積而能散人皆飽德奉先思孝尊師竭力良善之稱
在世無匹云云嗚呼府君德義風流之盛考諸諸賢
所道及故老相傳之語亦可以知其萬一矣當龍蛇
之亂守宰士夫之鳥獸竄伏者不知其幾而府君乃
能倡率羣弟冒白刃於義陣城守之伍及其兵食蕩
竭累下哀痛之敎則又復殫誠效力以救飢渴之師
其忠義之見於做措足以永有辭於來許世之全軀
肥家以保妻子而不顧君父之急者視府君何如也
又況蒙此 恩秩而益逡巡退縮不曾取職高卧江

湖終以天爵其高世脫俗之標又足激勵頹波矣儻有博雅好古之君子果能徵信於斯而編入野史之中也歟

宣教郞府君遺事

府君諱贇字子賓忠義衛諱宗培之子也府君生而明粹有異質自爲兒時不好嬉戲莊肅端嚴若老成君子長者臨門必爲之加敬焉生纔三歲而孤母吳氏夫人教誨如嚴父未嘗溺愛而弛誘掖之方令老蒼頭信使者補府君居守于外不得無故入內每誡之曰人家子弟無父兄之教而惟意自適則心志放

逸見識鹵莽無以自立於人又使之尋師就學不令須臾少懈府君一意承順晨起則必盥櫛問寢恭謁祠廟退而淨掃一室誦讀不輟於是文行日益進及長館甥于大司諫南公之門南公愛重之益加奬勉期以遠大之器然府君常以幼孤不及養爲終天至慟早歲便謝絶外事不預人宴樂不與人唱酬惟杜門以求志本無決科登顯之念而重違親意間嘗僶勉場屋累擧鄕輒不利於禮部乃決意廢公車業一以養親教子爲閒中樂事又以爲惟祭可以追養繼孝尤加致敬盡禮每當祀饗必親自檢視不令人代

其勞至於家事則謹守先業不事營殖所居亭館之勝不換公侯而自處如寒素悠然有江湖蕭散之趣矣堂叔父東湖公竭心裨補於宗祀孤危之日而不幸無嗣孫府君命第二子出繼焉服所后喪九年未冠而夭府君歎曰此人情之所不可堪忍然又何忍使我堂叔父卒無後乎復以次子繼之人皆以是難之府君纔過中年累見膝下之慶蓮桂交輝子孫滿前世間完福鮮與爲比而卒不得大享其樂仁壽報施之理顧安在哉生于崇禎辛未正月十二日卒于

明陵乙丑八月二十五日享年纔五十有五府君

終身韋布不求人知而所與交遊者皆是一時名碩
叅判李公元祿寢郎李公簠校理金公璁暨一鄉數
君子最友善迭相過從至有分華之約焉及府君之
坳也大諫金公邦杰以詩哭曰氷壺明月照昏襟一
御龍門分義深過客光陰俱白髮世途雲雨獨丹心
李公彬誄之曰爽惟吾公俶稟才器山林雅望江海
高士剛明其質忠厚其志爽論抗世高義出類云云
府君之淸德雅操可徵於諸賢推重之言若其文詞
筆翰則府君素以韜晦為高不喜著述故泯然無傳
後者然輓誄簡牘之間或遺落者皆平雅有典則書

法活絡道健又得先祖文貞公心畫至今人家多珍藏之配英陽南氏卽大諫諱天漢之女克嗣徽音配德無違府君之喪斂襚諸具必親自裁成無有餘憾旣殯因過哀添疾二朔而遂下從實十月之二十三日也嗚呼尚忍言哉踰月同穴于道谷南寺洞戌坐之麓有二子長後榮連登小大科官至高城郡守次後植 贈左承旨卽東湖公嗣孫也郡守娶觀察使李溟翼之女生九男五女男時成時禎時昉時雄時觀時龍生員時一時喆僉知時杰女適生員申重模士人申浩全以謙李之翰生員金光胤承旨娶校理

金琬之女生八男二女男時興時春時雨時白時綱時勉時沆文科麻田郡守以戊申原從功追 恩厥考李時迪女適士人柳昌鉉權坪曾玄以下不能盡錄而略舉有科名則在曾孫憲復生員玄孫尚慶亦生員胤慶進士五代孫宗儒宗休皆進士周齡生員郡守出也在玄孫弘直弘規皆進士五代孫周禎生員文科持平宗周進士六代孫五秀亦進士承旨出也始也吾宗孤孑甚至府君而有二子十七孫種德毓慶門戶漸昌德學科甲蟬聯不絶人以爲李氏家錫類來復之吉自宣教公始

先考成均生員府君遺事

先君諱周齡字永叔初諱宗齡生于 元陵戊子七月十九日卒于壬申十月十三日享年纔四十五其先固城人見國史家乘殆千有餘年麗代有諱瑨隱不仕號文山道人文僖公諱尊庇文憲公諱瑀文貞公諱嵒文敬公諱岡俱大顯世其家文敬子襄憲公諱原佐我 世宗宅左揆時稱太平宰相是爲容軒先生襄憲子吏叅諱增棄官南徙與鄉父老結友鄉稧四佳徐公作長歌以美之事載永嘉誌吏叅子縣監諱洛與兄留守淀一時投紱亭于南北厓號以

歸來臨清聾巖李先生贈詩云白首江亭兄及弟宦成名節一家全是生別提諱肱深懲戊甲禍謝事遺逸自號伴鷗翁是生叅奉諱容遊退陶先生之門肯構先亭恬退以終老先生贈以詩曰箇中自有風流伴浩蕩難馴萬里鷗是生諱復元 贈判决事是生諱暹學于惟一齋金先生龍蛇之難有守城犒師之功特拜叅議不就是生諱宗培泣血早世人稱至孝是生諱萓蔭補宣教郎實爲五世祖也高祖諱後榮文科高城郡守位不稱德時議惜之曾祖諱時昉號二可祖諱憲復成均生員號平地翁以經術累登剡

薦考諱弘著號桐湖妣全義李氏判書諱梓后處士
諱齊賢女　贈叅判豐山金公侹外孫
桐湖府君自某年廢擧業杜門養德以莊嚴律家先
君自幼濡染義方繩墨自靖端方遜悌罔或有子弟
之過父兄長者咸曰眞可謂一子不少
積年親癠將攝極艱先君乃以單孑一身堪人之所
不堪定省溫凉先意而安之藥餌甘脆之奉竭力以
繼之祁寒暑雨燥濕不擇而未嘗使病親知之隣族
皆稱其孝焉
至於餘力學文雖未暇大肆力而其得於家庭講授

之間者應用餘裕無適不通書法贍敏楷正雖急遽之際而未嘗作一字胡草

乙巳赴課試居魁知府朴公天行見而奇之要與其子會做于西岳寺先君曰鄉曲童蒙與官客交遊非美事遂辭謝不許伯父處士公聞而喜曰此兒立志不苟有吾家本色

是歲冬聘于權公思九之門先是權公訪桐湖府君見先君容止端雅嘉賞不已因與之議親云

戊申辛亥連遭內外艱時大歉荒家力蕩然而喪葬奠獻情文備至暇則料理生業十年之間燦然有條

緖奉先接賓之節與豐義家無異
祭之日齊明盛服在視籩豆數問家人祭需利成乎
否曰旣且然後退處齊室每出見珍果異物必買取
藏之紙囊使時食之具無臨時窘乏之患是以家無
甔石而粢盛先備園無種果而籩實常優有一姊而
抱貞疾十餘年先君若痛在己源源診視續致滋補
之物邀醫問藥祀晨夜奔走以至襲斂葬祭曲盡情
禮始終如一日姊婿月梧金公會運每歎曰其之篤
於倫理今世罕見
初有色憂中罹險釁未能着意公車之業己巳始登

司馬而進取非其志也乃笑曰寒士功名一上舍足矣自是屛棄外事樂在江湖灑掃庭階培植花竹几案書冊整齊排置清坐其間一塵不侵士友之過門者皆以爲某之清福不換公侯矣

嘗歎曰世故多掣學力全踈甚可恨也收拾桑榆可以料理晚工每取經書中一帙熟複披玩時命不肖誦讀而從傍討論警其訛謬至夜分不輟焉

桐湖府君嘗卜築於谷泉上欲爲晚年邁軸之所而不幸圮廢先君常恨之與堂兄上舍公兄弟更構茅屋三架導子姪講誦於其中此亦繼志述事之一端

也
嘗以恒窩二字扁其所居之室曰士君子無恒心則志不立而事不成大易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最宜服膺警省也
先君識慮深遠規模縝密通敏而無窒礙精專而不支離做此事時若不省他事了一件後方始及二件故凡諸做措確乎如置水不漏而事過之後未嘗一物經心又不欲向人矜伐人或莫知其所存如此言辭勁直義理明快守所見決所疑犖犖有難奪之操而亦未嘗好己勝立異論惟務歸至當而已尤以

言人是非長短爲至戒嘗書三啞字於堂壁三面以備省覽曰此古人三緘之義也吾欲於不當言處如口之啞也記昔鷗亭之會偶論邑誌故事有人極言一先輩短處先君警責曰言人不善非盛德事况前輩乎今日之會且可作好話其人遂慙謝

臨財無苟得家事取苟完而已朝晡之供或至空匱澹如也每風清月白之夜諷誦赤壁賦及隨樂堂詩序凡世間齷齪憂愁之狀曾不一設於眉睫上區區賄貨之說雖家人父子之間亦未之提及見子女之私蓄鷄犬輒禁止曰此已是利欲之心吾不願也

不肖嘗承間白曰家素貧嫁娶未畢宜若粗置營劃爲他日計先君笑曰爾勸我作貨殖翁耶富貴貧賤各有一定之命後世子孫命當富貴則今雖無立錐之地亦自饗用何必營殖爲又曰持粱齧肥人欲所同而苟不得也蔬糲亦樂也何病之有

嘗買取土田於人後乃知潛賣其叔之土也先君聞卽還其券索其直潛賣者懼而逃或勸徵責於其叔先君曰受人欺瞞乃吾不明吾寧見失於人豈可以不義取怨於民乎宅心處事之公平廉潔多此類

其敎子也因材而利導之未嘗煩細苛察拘迫而求

速化焉每戒不肖曰文章不可不勉然當以躬行爲本苟不先其本雖李杜文章亦無用耳又曰初學工夫必有專精處然後乃有得汝有博而不精之病盍思矯革焉又曰居家事親之節人子所不可廢者然而爲學之初在家悠泛則必有妨奪之害古人之使子弟遊學良以是也苟非問寢將事之時俾不敢須史在側或山房或家塾使之專意誦讀給薪繼餐靡不用極每夏月時至谷泉多買酤酒會羣從以樂之爲不肖奬勵也不肖愚劣終莫能體受敎養之意然至慈所在斷其少小成就苟有裨於課業上事雖竭

心力傾竭藏不顧也堂姪龍川子學秀嘗謂不肖曰爲人父而勸學如此則安有不爲善士者耶

其交友也必親忠信謹勅之士而志不合者雖未嘗絶亦不欲狎尤好急人困厄苟手勢可到處必懇惻憐恤極意拯濟焉己巳在京時金同年亨壽戴星而歸鄉人知舊適無護從者先君卽於謝 恩之後除却合修人事千里扶慰而還金上舍輓語中憶昔星行漢水濱煩公慰護閱千辛者此也

嗚呼以先君之器量材具置之可爲之地則雖稱以需世副急之手夫豈有愧哉輓誄中多致歎惜之意

實深知之也試以行諸一家者觀之門戶濶大策應浩汗而心思之官筋力之禮一切委任於先君先君不以勞勩辭自當一面善用敗局指揮談笑之間恢恢乎游刃有餘宗老竹塢公堂兄霽谷公每謂語曰吾家大小大事某一人可仗矣嗚呼尚忍言哉當時廣陵之行亦豈出於爲先壟不憚勞之誠心而畢竟禍變之酷一至於此不肖之號慕摧恨當何如也變出之日琴湖李校理鼎秉宜仁李直長秉淳石田李寢郎銷首先臨哭裁書通訃于家東園金上舍羲壽霞溪李學士家淳以平生莫逆之友主管喪事補

幞斂襚之具講定如式又爲文徧告于成均館及東
西泮村京鄉士夫之來弔致賻者數千人三日斂畢
卽以馬轎治發而東園霞溪二公及河上柳寢郎喆
祚溪上李表姪彙陽鵝湖李丈顯周川上金上舍亨
壽祖壽金斯文鎭綱鎭坤及族子憲秀護喪而歸前
扶後擁閱盡艱險越七日而得抵家山嗚呼尚忍言
哉凡治喪返櫬之節以至不肖輩之獲保頑命秋毫
皆諸公之恩也亦豈非平日信義之孚於人者有以
致此也耶
治葬于水南魯林後四年丙子閏六月二十六日改

厝于府東馬坪大慕洞艮坐麓

夫人安東權氏冲齋先生后士人學度之女通德郎思九之孫景山齋眞城李公綸之外孫與先君同年月生後先君十六年而歿丁亥七月二十日也祔葬于慕洞南麓丑坐也生四男四女男著秀芝秀癸秀夔秀女適柳致一李復浩二女及笄而歿

嗚呼哀哉先君持己謹愼處事周詳雖在頽波激浪之中綽綽有制應之策而不幸千里遠遊撞着不好運氣天乎人乎此何事也況念居家而以孝悌爲本訓子而以文學爲務上足以追述先德下足以垂裕

後人而報施無徵家禍荐疊滿目滄桑非復昔日光景不肖殘喘顧安能保守家聲教率羣弟爲他日歸報之地乎嗚呼先君年壽不永齎志未試言論事行固無以表現於世然證諸宗族知舊之所稱說猶有可述者存若幷此而泯泯焉無所傳則竊恐先人之志未明而不孝之罪尤大矣乃敢抆淚握筆略記耳目之攸逮條列如右又何忍一字有溢以厚誣泉壤之下哉伏惟大人先生之有素於我先子者庶幾哀憐其情裁擇於斯又推其未及言者惠以光賁之言是不肖之至願也歲辛卯冬南至日

附錄

輓詞　　　金亨壽

朝起盥薇水爲吟大雅辭庭留書帶草案廢蓼莪詩不作三魁賦獨尋千古師終然齎志没老契不勝悲

又　　　金鎭宇

海内凋零盡東南一慕亭拭煤開古鏡游刃發新硎貞曜宜私謚臺卿應自銘待誰傳筆塚骨肉屢星星

忍說周南恨一生孝淚昏無心隨計吏守志老邱
園籤帙長留案城塵不到門海珠空棄擲物議竟
稱冤

透得名關早晴窓着膝牢衣冠同世俗志節秉清
高味棘知薑桂機存厭桔槔廣陵西日暮遺響半
蓬蒿

諄識皆吾輩師儒一亦多婢嬡解文字閭巷有絃
歌過險身逾泰守經行不蹉仁齡纔到老容易閉
陰莎

幽潛非絕俗素性厭啾喧戒口金緘密滿顏玉色

温尋常持謹拙無復覔疵痕精力惟玄草完名死
後存

文藻桐湖宅更張此一番羣蒙來抱笈禮俗己成
村裝錦終難掩軒裳未擬尊擔斤卸去重臨卒有
何言

蒹葭早依玉交久得貞眞視影應無愧逢人肯訢
貧歲暮丹成日身殲穀貴辰一封梅菊帖開篋悵
前塵

又　　　　金鎮坤

滚滚南湖逝蒼蒼落月疑春回長笛晚人去慕亭

嶷天地吾猶在平生孰最知美資仍學力幽巷足
窮居皎皎林中秀溫溫席上琦望知纖翳盡坐覺
異香隨朗潤涵高韻清眞暎秀眉文章無定質詩
格不須師有幸猶堪選何難與爭馳悽凉漢水涘
痛哭蓼莪詩門掩玄經草山深孺子思誰能慰一
慟不敢怨明時萬事俄榮辱百年任竭來兼餞依
玉樹水鐵感毛磁骨肉情相視皮膚語反嗤豈曾
疎翰牘每荷顧茀炎遙憶江齋話偏憐野寺追前
冬雲谷淚吾黨海桑悲燃燭宵如海披胸語若絲
前期知又在此別忍長辭悵悵白頭友哀哀黃鳥

詞稽船誰更棹曇淚不勝滋門有六丁士家無伯
道兒江雲凝淡慘川路阻逶迤不展緘辭慟謾題
引紼期強欲歌一闋送子九原馗

又　金祚運

秉心維拙律身嚴將好才資學力兼一綫斯文方
有托如何天不少須淹
忍說涒灘淚惻灰甄亭寓纂瀉餘哀終身不向長
安路虛負皇天鍾爾才
超壓城塵小屋閑山梅江月入詩班須看靜裏工
夫熟道味書腴面背間

知子文章可後傳篋中留得幾多編家門應有侯
巳手能不沈淪舊草玄

又　　權東壁

南國花山府東林草樹香梗楠餘舊蔭薜荔老幽
芳萬架堆黃卷十年讀紫陽勿旗堅脚跟容鑑鍊
精光文獻名家物淸眞志士常簞瓢不改樂流漨
足爲粮廊廟無公議衡門永矢藏世稀韓子筆誰
作董生行美玉渾麁石香蘭播遠方洛園多傲屋
胡學不容庠各在㫺車短追惟少日長兩亭秋月
夜東嶽春花場便醉醇醪飮頻傾錦繡腸一樽相

送罷百里遥想望幸接緘膺近輒聞江閣凉澆灌
杞菊園撑拔蓬篙檣歲値龍蛇運霜風動蕙帳却
慚違范軌虛度約周房懷也嗟先逝誰將反築墻
蒼天難可詰伯道竟無郎世若求公志遺文在篋
箱

又　金道振

絶代瑶琴匣須君更理音靈芝三秀約風樹百年
心輒謝名韁外門臨洛水潯生涯經訓足樂意巷
瓢尋玉潔無纖累春温藹一襟閑居如粥粥終日
每欽欽靜對康成草沉吟范心箴眞工薪受火旨

訣鉢投鍼博約資師友稽居亙古今文章得正戶公議在儒林少日情交漆逢場契斷金每將雲月筆評出海山琴巖閣詩樽倒東城花木深江湖隨白鷺槐柳聽幽禽别夢三年榻吟懷十里岑梅花迷舊信蕸露入孤吟已矣斯文痛誰復後學任箱間多簌粟林下採琅琳送誄春天暮啣哀江水斟蓀亭今寂寞莫遺柳條侵

又　金光壽

晚暮收功日誰知造化猜簡編牢着脚名利久忘懷至行終身蓀清文學力來知應債未了人事可

堪哀

孰非談性命夫子獨躬行心法淵氷謹工夫門路明飢寒不怕死觀玩自頤情末路無公議林垌老一生

一士難千里吾鄉幸得之思將袖裏卷欲質胸中疑古宅泉聲咽荒原宿草垂更憐身後事尙有讀書兒

又　　王汝晦

聞說東郭外曾有賁趾賢操履猶介石純孝出于天樂道兼好學溪門稱子淵公居上仁里行義亦

無儔天資元雅飭才德又兼全亭寓思慕意詩泣
蓼莪篇閉門隱城隅塵慮曾不牽西窓書一架北
厓屋數椽窠上楊肘着坐處管膝穿飲瓢樂無改
咬菜志彌堅不見皺眉日長看面粹然世路幾多
人公獨在林泉屋背映山翠門對洛水漣每做沂
雩思吟弄以終年斯文幸有賴衿佩集聯翩刺史
名晩薦旌招柰遲延極夢忽爲祟飄然去上仙詞
林失根柢寶匣絶瑤絃吾黨今寂寥光霽更無傳
嗟余多世故未丞躡芳蓬有疑從何質有志向誰
宣人亡古宅空花鳥總可憐惟見澄江裏秋月夜

夜懸

又　　金在燦

久矣山林寂南州一士高容光知學力江月澹生

毛

誅茅江上舉藏書江上屋都門不染塵暮年松與

菊

士學端爲己一生朱退書仰思而俯讀父母神明

如

毫分義理說扶起法門秋林下知心處藹然人素

修

志士攻苦澹閑愁不在饑袁安雪裏屋獨耐寒侵
衣
白首玄經在文章成一家有誰完舊篋伯道竟無
耶
詩驢秋帶雨慣識巖亭途欲說前塵事餘生淚未
枯
洛流逝不返上有叢桂稠夫子青山去朝朝猿鶴
愁

又　權璉夏

慕亭處士李公隱居永嘉門外篤志求道六十

年名不出鄉邦而殁其行誼之高學術之懿不
可以無傳而世果有述之者否窀穸之日逮也
有誄長之嫌未克以一語相紼追念清修苦行
不可復見而其迹之不章誠可悲矣古之畸人
逸士之窮棲澗谷者何限而彼多方流不足言
惟抱道深藏歌詠墳典没世而無悔者若與翁
曠世而同符又多湮没而無聞今於悼翁也不
覺有千古之憾妄擬古人清士傳例作追悼諸
詠逮誠寂寥人是安足以發翁之邃志也耶迺
其起遐想而不能已者則固有在云爾

穹林千古揜幽光吾道窮時在隱藏今世何人編
逸士纂翁遺跡共揄揚

三王已遠士何歸巖穴藏名與世違辛苦龍門微
顯意儒林湮没付長唏

漢代窮經有幾人山阿往往枉蒲輪東京名士謾
標榜孺子高風獨出塵

淸虛晉代掃儒風更有何人獨守窮教授辛勤王
處士蓼莪篇裏抱哀衷

五代浮華一士賢河汾獨設仲淹筵吾儒不遇宜
終悔何事公門獻策還

桐淮一曲董生廬耕讀漁樵樂有餘何事洛涯南
北士彈冠共上使君車
東州二老赴彙征慶曆何人獨閉扃神魏縱然高
卧士高名元不合儒名
沖晦先生抱介貞長特開户獨研精由來賢士多
高趣舍却儒詮學道經
金華先生許益之儒門傳訣在於斯韜光屛跡皆
由道歎息高風不可追
秋巒處士閉門深天命圖中獨用心没世窮枯那
足恨陶翁信筆表幽陰

嶠湖往往隱居村左海微星耀幾番憶昔明時崇
野逸除書多少下山樊
廉立遺風百世遐吾鄉從古碩人多青城寂寞陶
淵閉末路風埃足一嗟
永嘉東畔李君居歲暮瓢箪一弊廬隱詭本非儒
者事一生功力聖賢書
無悶無求六十年此心要不愧人天分明安樂窩
中夢生死全歸自浩然
東湖澄水證翁心逝水無踪也孰尋終教諸生収
散草他時應有識玄音

山史留將後代看清高逹跡自班班如今更續斯
翁傳藏在花山洛水間

又　　族兄五秀

深春落花雨愁絶倚東園所思期不來夕烟生水
村尚疑夜乘興向月遲掩門忽聞遠遊人驅車出
郊原悵望不可及堤外已朱旛

士生唐虞下猶懷稷契心獨有東林子不厭巖穴
深門前羔雁羣恐被俗人侵歲暮秦川路愁雲謾
結陰哀哀蓼莪詩千載有遺音

出郭雲林靜依山磬室清忍飢披黃卷呵凍草玄

經朝起步蘭皐夕歸餐菊英縕袍如佩玉身世忘
屯亨宣無康濟手恬淡少經營
天資自好學鷄鳴起整冠獨立千仞壁高步百尺
竿十日誦新書奇哉腹笥寬尚謂謙受益韜晦心
乃安羣蒙知所向教行閭里間
往歲江南墅三旬風雨床校書不憚勞心藏何日
忘前人典型遠奎壁秘餘光勸君更努力芳菲日
彌章初平老無用猶喜吾軍張
古來賢達人窮苦不怨天只恨符到早餘債在簡
編麟鳳無遺種人世冷情緣良工虛費力書籍向

誰傳荒村餘二老喪質涕共泫

又　　族弟邁秀

簫灑谷泉一草廬六句無日不觀書正心誠意希
曾學樂道安貧偒卲居望重儒林登薦籍痛深風
樹廢公車山南淑氣收將盡埋却斯文淚滿裾

又　　族子庭德

君子貴從師遠方猶負笈吾門有慕亭胡不一經
執惟公考出天可以範衰俗終身孺慕心早自扁
書屋屋無一點塵庭有數叢菊棐几坐當窓生涯
祇自足讀盡世間書惟耽義理說義理儘無窮庶

幾窺閫臬譪譪春天和輝輝霜日潔無物汚靈臺叢叢林下逸皇祖有遺書燃藜降太乙煌煌狀德文不下太常筆門祚日凋零公今捐後學南望一聲號悲風動淸洛

誄文　　金岱鎭

上之十五年春二月慕亭處士李公以疾終春秋六十公資性端謹趣操高雅早知俗學之外有吾儒家正當路經而心嚮往焉及先上舍公不幸于試場則痛所遺非常若無所容歸旣外除年未三十卽屛棄擧業以慕名廬日杜門讀書羣經子史

旣皆淹貫領會而以語孟庸學爲門庭以濂洛朱
退之書爲蹊逕優游飽飫深造自得積之三十年
其見於容貌者益溫柔而和粹發於辭氣者益簡
靜而安舒其著於述作則又平淡純熟有布帛菽
粟之用其日可見者則又慈詳懇厚徹表裏無疵
纇也又其一生家計得來於周先生拙賦一篇甘
於淸寒而不累於俗冗恬於窮苦而不易乎世情
守身如處子而履道爲幽人是殆得深誘少而庶
幾爲君子儒者歟獨其平生不以標榜自異故言
行之飭詩文之勝雖已籍稱而乃其所得於學問

則除趣近而志同者外或未之及知矣當此學絕
道廢之世何誰其委之草茅節其名困其躬俾無
以展其縕奧也耶惟憖遺一方牖迪後生使此箇
聲響不至於湮滅則亦世道之一助而斯又未得
使公僅及下壽而遽貽吾黨之痛何哉況其存也
既窮且獨焉而其沒也僅有孩提嗣孤莫以勝衰
爲善無祿古固有歎而玆又甚矣天之於人將不
復有所勸耶岱鎭之愚妄意狂簡盖嘗有從師求
友之志而竊觀世之學者大率務外而遺內隆名
而少實則心有所不厭間獨從公而窺其所存知

其與向之所云者不同而於古人淡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之意幾矣然後亟爲之傾嚮焉旣又叩發名理講質疑義岱鎭固服公之純深而公亦不以孤陋而退之間有參差之見闡於性命之原而往替往復不被觸忤於是自幸其不出鄕黨而得此賢師友以自資近年以來身抱宿痾一味杜蟄不得與髀拂相棲者已久而區區傾仰未嘗少弛庶幾早晚續此從容於寂寞之濱以舊聞新知上下商確以畢前日之愿而今遂已矣悵悵斯世能不自悼乎嗚呼哲人君子生不能贏其躬則惟歿而

不朽而已聞公之著述頗成頭緒而門下諸人能收拾而巾衍之意其必傳於世無疑也岱鎭雖膚識早晩將得一閱焉以追平日音旨則何幸哉公之葬也岱鎭聞期後未得趨相奉土之役揆諸平生之誼慙負深矣尚有耿耿者在謹追述蕪語遙使執事者奉展于几筵之前其尚有俯而聞之者否乎嗚呼

祭文

金鎭坤

謙謙君子自卑而光胡今之人倚市而粧坦坦幽人履道之貞胡世之儒買櫝而名嗟嗟我友追古

作程博而默存卷中雲星約而闇修裝裏文章不自標幟日用倫常不自矜持平地顯印金石之操氷雪之姿子諒之心謹拙之規惟其卓行原天之孝栢應淚枯石忍足蹈痛廢蓼莪志倦蓬桑跡斷西津身卧東岡扃廬寓慕風雨斂眷朝曦生白榾柮圍紅窮途愈纏貧安則樂雌黃不形太玄尚寂優游卒歲爰得我適何以潤胏義理豢芻何以娛心經史眞腴圖書四壁架籤千軸上窺羲文下逮閩洛貫穿今古窮探微賾神融心會面粹背盎積中而發大音泱泱其文則漢其詩則唐郊寒賈瘦

既走且僵雅實瀏亮各自成章出其糠粃亦足餔散相世取人舉名遺實魚目混疑驥足還棄在公何病世道之恥吾林孤注後生孱懞公議則泯與望則崇滿地江湖天放吾生曷不少延而至六成德既獨豐壽固難幷一疾不起理胡斯嗇贊應教易衾莫斜縫無兒慰鄧有書族雄於乎哀哉嗟我於公若蓬于麻智愚雖懸肝膈無遮憶歲涒灘涉漢風霜恨未扶將云胡不忘先契同庚童交知己貪緣惠好求以聲氣泗齋文席烟火篆燈鄉舍詩令有酒如繩君唱我和我歌君觴歲月幾何鬢髮

蒼蒼質營舊感歲暮飜傷昨歲酉冬哭我園叔君時赴問於我信宿傷時話昔夜燭看跋那知此別遂成永訣吾猶客寄萬刼滿滄頻年逆慘毒刃摧腸中夜無寐憶公淚滂自葬及祥胡不一哭屬玆除靈辦香告臆惟誠無間可通冥漠肯曰吾友庶來歆格

又　　金秉壽

昨歲壙訣只言情私瑣瑣冗冗靡暇述行此夜既曙欲言無因略綴餘懷申告靈席盖君志行無愧古人寓慕茅亭於焉晰夕微意誰識孝淚沾襟百

行做原友睦婣恤謝絕名途所樂維何桐湖古家
獨富書籍總明几棐攤帙抽籤細究絲毛遺落外
事雨漂庭麥風捲屋茨長歌短吟主翁顏好茶飯
在此活計自優斟泉樂飢粲菊忘食儒家事業在
彼縑緗心近爲師思容有鑑曾思之傳朱退之書
如誦己言厚積而發文主理勝學要窮源病彼俗
儒先立標榜夷考其實本之則無惟君一生實地
做去所以行事百無一疵一登薦書旋阻吏部君
何介念世途之歎苟使需時展布厥緼凡所施設
豈無可觀旣未顯敭宜壽宜福天理莫測甚矣其

窮一塊無遺六旬還促待彼髧髮成立何時異姓天倫君我相仗自幼追逐老益綢繆有事諮詢有疑叩問凡有述作待君雌黃哭君以來此事遂已九日詩帖在我塵箱時出摩挲欲讀還咽思君不見何處寄懷今見諸君謄寫遺製早晚流布庶不朽君我且勿悲惟是之族

又　鄭仁睦

今歲庚戌是公重甲謂擧壽觴胡此醉酌一士亦多百身難贖天資近道玉潔蘭馨跟脚堅牢耳目聰明束髮摘藻擲地金聲馳驟名場拾芥可期千

里京國扶櫬南歸孝淚成血嶺雲含悲終身孺慕
絶意科目閉門守玄沉潛經學不自標幟漸到純
熟桐湖故宅復覩賢孫知行并進望實彌尊咫尺
城市不染囂塵山齋臥雪逾見貞眞額以書腴嚼
然無滓珍重一身百責所萃倡率羣蒙發揮前言
徽陽可扶澆俗宜敎吾林運否巾屨深藏聞兄同
志收拾縹緗編摩方始剞劂將傳眞面在玆隻眼
應存我昔覊丱兄已勝冠英英眉宇照映門館智
愚相懸十駕難躡兄猶不棄以引以攝人生易老
歲月不貸青陽幾時素鬢相對往歲林庄江雨留

行西南勝友一時合并家先散稿蠹食烟煤要兄
編輯考訂十回馥馥梅菊分自谷泉盟深歲寒實
之庭前有記有序兼以詩篇前後感恩曷敢忘旃
及其亭新每擬團合因循未能邈焉無及後死人
間疇復瞻依梧軒遽頹巖亭已非鴨水春回小塘
風微花朝月夕如奉芝眉無乃吟魂騎鶴來些喪
葵氓闕晚矣一訣平生第兄反如秦越物溥誠腆
文短意長焄蒿悽愴質之在傍

又　　　柳致喬

說到君邊欲言哽塞昔我知公在公丱角其臭如

蘭其心如玉信孚式劭契同康籍猥忝同庚偏蒙
知己綢繆款洽相得甚厚雲臺雪月江城花柳招
朋挈儔論文說詩此樂何極百年前期緊公稟賦
才全德備氷蘗志操錦繡腸肚早事鉛槧戛玉鳴
球吾儕壤虫望若雲衢射策金榜青紫可須論思
黼黻經幄優優胡天不祿至痛塡膺孺慕終身謝
絶名韁孝悌本也功利末耳踏實做去戰兢臨履
杜門潛思從容自得冠佩修潔窓明硯北茶飯詩
書寢饗洛閩貧賤何傷樂我天分念昔先子講道
山樊聞風興起鼓篋登門難疑答問識解精專理

氣之辨性命之原敬靜合一禮制當否異不爲病
同亦非苟先子有喜曰吾老友弟實褎如徒切望
洋歲在龍蛇痛遺山樑公書後到依例追告祇應
遺恨想多未了塵沒篋笥待子將掃謂與同志期
一梳洗天欲喪斯公遽秉彼令焉一瞑萬事凄零
家無分付白頭老孀单長江南一鴈孤叫幽明所
托眷顧遲留彷彿連蜷杜若芳洲蘭佩如聆蕙帳
空垂鳴鶴未徹香麝已歇抱道林泉殉身以歿落
落珠璣精神所到煌煌寶鑑容光必照持此以歸
君可藉手滄溟之誌有道之碑後死有責古道今

無嗟嗟景圓君其已矣昔歲上元與子同聚三人
鼎坐挑燈打酒淸談雅韻瓊珮璜聲無語江流惜
別之情曾未幾何簡書忽傳那知此訣遽離各天
令我來思觸目悲凉琴亡海曲笛感山陽徘徊暮
道悵悵靡歸悠悠此恨曷以瀉之五百餘言畧叙
平生匪直也文實出衷腸一聲長吁有淚盈眶庶
幾格斯故人之觴

又　　　　　　　　　金九壽

俗習日壞儒術不明其能早自判生死路頭不顧
傍人嗤點直任斯道斯學之重而以爲吾蓋棺前

事者舉一世得幾人哉得其人與之幷世而加之
地相近年相似從而師友之者又豈非同人之大
幸耶盖公吾嵩陽舊契耳公生於文獻古家禀得
清粹美質自後生時專意此學閉門守靜篤修行
誼居窮而安若命忘飢而味夫道無求自樂六十
而終壽雖不隆能事畢矣孝友聞於鄕黨文章可
傳百世若其平生用功地頭則恩容一鑑乃其訂
定於黎然渙然之後者也知道者鮮孰識其貴而
以之星後世堯夫足矣如吾淺薄特以平日相知
之深愛慕尊尙則有之而何能比事屬辭追列其

遺懿也哉嗚呼余與公年處肩隨凡事之間而志趣異高明汙下之歸宜其薰蕕殊器落落難合而顧慼度無秉物彝心好懿德蓋嘗以文字相商討詩札相往復便若道同識侔者之交相磨礱然可見公雅量之大無所不包也以余之役於聲病也告之曰願君早了一事得專麗澤相資之樂此其諷諭我切偲我者何如而我且汩沒場屋卒無一得而顛髮已種種矣方欲回頭轉脚濯舊來新勉副公夙昔之云而公則遽然先逝使失路者倀倀而迷所歸焉孳孳好學之心亹亹樂善之誠眷眷

開蒙之仁綽綽待物之恕吾不復師其德友其人於斯世矣可勝痛哉嗚呼善家不祿賢人無福尊門光景令人墮淚倘復天之悔禍轉否爲泰庶桐湖家世積累之驗更發於他日也耶

又　金鎭德

天之不與吾道謀也久矣行也命廢也命道在己命在彼君子修其在己者以俟彼而已旣修矣莫之施而死也久矣天之不與吾道謀也惟靈沈靜愷悌其氣溫然而不流其操嶠然而不滓其志確然而不撓其行卓然而不可及夫其所得於內而

見於外者若此其生也不爲虛其死也奚以憾雖然使天不予囂邪者厚而厚於子長發其才布露其縕其所就何可涯也而寒瘦如郊島倚着如秦贅窮餓愁苦浮游棲泊朝夕吃吃於爛簡破硯之中不翕翕於富貴不刼刼於禍福而一以古人聲響爲五十年安身立命之地有非勅冠襟以爲高雕月露以自嬉者所可等夷也嗚呼公自奉諱來泣血飮恨賫志終身其窮固也惟其金貞玉潤之資桂辣薑辛之性宜可以久視於世使吾黨不孤後生矜式而賦者厚而報者嗇壽不滿七耋位不

躋一命秉慼者物莫之傷履窮則天隨以廢耶嗚
呼公之於我家異姓而骨肉也平日公之所以事
吾父者反使不肖輩有愧於公及其遭故之日觸
冒風雪臨吊悲痛有足感動人者顧余銜恤煢孑
誓將托歲寒於斯世者惟公一人耳而中途而遽
奪之子朱子所謂老夫命薄帶累朋友者我之謂
矣既哭吾父又哭吾兄又忍而哭公於今日泫泫
高厚此恨何極百歲之前吾知吾心百歲之後相
見於地下則公亦有以知吾心矣嗚呼公之遺文
散稿典雅可讀公之不亡而存者則無窮也雖然

其於公猶塵垢糠粃也何足不朽公哉所哭公而
有辭者螟嗣克肖足以慰伯道之悲無爲化者視
歟

又　　　　　　　　　　　　　　金龍鎭

小子於公若紹于濤念昔先人簡默寡交一世知
己莫如公比歲寒之期其淡如水蒙猶及識同心
緖論自喜得御幾忘炊飯梁山風雨痛余無祿亭
韻哀詩寫公濡血厥後操文又公親爵辰之筵几
銘于肝肺銘于肝肺何以效誠祝公以名公不爲
名祝公以德德公固有惟公可必仁者之壽胡不

百年慁我無彊哭父餘淚又余滂滂嗚呼氷心玉貌鸞翎鳳毛顔淵叔度惇愼伯高惟其純孝百行之源養以季路痛則偉元漢城風壓睠言其潛遂焉卷懷匪直就閑外慕旣絶內志愈敦謙謙而修默默而存滾滾名理歷落分析汗漫百家窮探咀嚼行解并進表裏交養行確而通言簡而當發爲文章典雅醇深天球寶器廟瑟希音主盟詞壘專望儒林何施不宜卒老衡門燒車迎窮抱膝吟貧伯道無兒玄經誰族又嗇其年難詰者理方公易簀余時哭弟及公歸眞家又遘癘世故因循一哭

終闕受恩實深報德則蔑屬玆瓣香奄迫除靈不
昧者存庶歆于誠

又

門人金秉模

小子嘗讀公所贈勸學詩九章輒喟然歎曰至矣
我公之平日動靜言行盡在乎此詩也夫人一己
百公之立志也日乾夕惕公之居敬也養以夜氣
素月當牕盥濯昧爽虛室生白此則公之用工節
度而若其英華之發外小子嘗竊覵之矣神清而
氣粹色温而志剛身若不勝衣而確乎其不可奪
之操言若不出口而果乎其必有爲之勇瞑目兀

坐而靜若枯禪欵若隱居而拙如閨婦接物而春
陽發達教人而飮河各充樂在簞瓢何有乎富貴
妙契圖書洞徹乎重關雖與世而相違且將爲後
生星斗之望而山樑遽頹是豈小子之私痛哉抑
有關於斯道之興替也嗚呼顧余顓蒙粤自丱角
偏荷教育之恩朝焉夕焉親承口授出焉入焉必
賜鐫誨縱朽木之難雕尚高山之是仰百年爲期
一朝遽失倀倀迷路遑遑何之惟向所謂九章詩
尚在塵篋則小子雖謭劣敢不書諸紳銘諸骨以
效當日眷誨之萬一也耶

又　　門人柳進遠

公之在世而鄕黨焉有所倚仗儒林焉有所標準
公之歿世而鄕黨焉無所矜式儒林焉失其師表
則公之存歿豈不關係斯文運會而我之傷痛於
今日者非只哭吾私也乃爲公哭也非特爲一人
悲也乃爲一世悲也嗚呼公以明睿之質卓越之
才篤生文獻之家克紹詩禮之業薰陶講磨之功
旣深且厚而自湑灘以後早謝公車棲屑衡泌樂
道安貧踐履內篤孚尹傍達孝友之行可質神明
仁愛之德洽乎宗族制事以正而辨別乎義利行

已以實而不事乎矯飾言語有法絶無浮夸之習
動止合規不見惰慢之容發爲文章理明辭達而
典雅平淡優入作者之閫閾言其本則皆自學問
中做得來而若其主靜持敬之法通貫內外精思
力行之功該擧本末年已高德已卲而猶未敢自
足也方且俯讀仰思夜以繼日隨手劄錄積成編
帙操存之訣指掌於思容寶鑑警省之方常目於
四箴集說以至理氣之辨性命之訓庸學微義之
表章心近諸說之訂正靡不指出紕纇推見至隱
淵微宏博皆有以發前人之所未發而顧自謙虛

挹遜有而若無凡有論著不輕示人以故人之知公者但知其博學遠識清標高韻而至其實得之見深造之功則莫或知之是又公之盛德人所莫及世有知言之君子讀公之書其必能闡揚傳示不令沉泯如小子之藐末膚淺又奚庸一二贅耶晩居谷泉簞瓢屢空寒威酷烈而静坐對案誦讀益清亮觀玩益崇深晨謁家廟拜跪惟謹而至若處兄弟接朋友怡愉切偲曲盡其誠奬育後進諭字充堂而隨才善誘啓迪實多豈意樑木先摧使吾黨小子靡所仰而靡所倣也耶嗚呼以公之才

之德名登薦書而不克一試壽躋耳順而未及百年又無幹蠱之胤可以繼述先志者天之厄公於終始者一何如是之偏而福善仁壽之理又何如是之舛耶所謂天者誠難必而理者誠難究矣雖然一鄉共尊之論推公為林下第一人奚名令望在人耳目其視世之身富貴而名磨滅者果孰得孰失耶嗚呼其感矣貌余小子猥托公門偏承誘迪凡諸箴說之成辨解之作輒以示余降賜諄複而每歎君輩乾沒科臼不能共理此事望須早了功令歸尋實地家計相從講確小子無似何敢承

當也竊自謂仰荷恩庇依歸有所過失焉望公以
鞭策疑晦焉禀公以辨正而公亦受而不絶未見
而思切切若飢渴在身旣見而喜亹亹焉教語不
倦長書短札遞月見投每一披緘鄙吝自消凡所
以訓誨警發提耳面命者精切無餘蘊而顧小子
蒙陋之甚初無向學之誠譬如本無素質安施釆
色十載間所得緒論率皆爲籬壁之視聽實未克
少副至意於萬一而其區區愛戴之誠不啻如泰
山北斗庶享耄期之壽俾啓愚魯之質而不吊今
日遽失所歸古人所謂一日七八狂者未足以喩

我之悲也今年春初小子進候軒屛則公之寢饍無異前日數宵陪話勉勵尤勤慨歸期之忙迫而末復以述懷二絶贈余送別矣奈之何曾未數日忽得患報危劇而奔趨踵門奄見捐背抱恨窮天尚復何言區區之心惟旋心界稍定擬從門下諸益謄出公巾衍一帙洗心玩讀庶有以尋求旨訣少慰悲慕賴天之靈或有一斑窺闖於講習之餘則實又公之餘賜也

又 遷居時　李彙淵

義理無窮美質難得先生之適來適去豈是天地

間偶然底氣數而今其衣履之復出人世又在吾嶺陽九之會天其或者陰相斯文使斯人因是感發遂爲正士趨淑人心之兆耶茲盖關于顯晦之理者以先生當日誘掖之仁夫豈終無其時耶若其眞知實踐之懿平日從遊之彦必已善觀而詳記顧此蔑劣之淺之知者何敢容拙語更贅而歿後幾十年四箴集說思容寶鑑博約錄讀書錄等書尚在巾衍谷泉之下東林之間社守亦未遑焉後死之責愈久愈深嗚呼

又　　再從兄亨秀

君後我六年而生今先我而逝則知君平生之詳宜莫如我而我自失君魂悸心喪有若墮落淵谷不省四到君之二弟及門生小子將葬君於泉坪之上而吾不能謀謨左右於叢封之事撰錄行懿俾告後來則是不可恃之於人而筆澁思塞不能抖擻爲文吁其唏夫天之喪君乃所以奪我之相倀倀然莫知所之我尚何爲君年壽洽滿六旬則非夭札短折之比也少而聞道知重內輕外勉焉孜孜不得不措則其視醉生夢死安此暴棄者得失爲何如哉君家無一畝之宮而居有廣廈之安

衣無輕煖之宜而身被佩玉之華食不厭糟糠而咀嚼芻豢之味名不出州里而縕抱館閣之才死喪憂慼不貳其守造次顛沛從吾所好斂膝端坐四十餘年六經四子之書如誦己言其發而爲文也紆餘圓暢闇然成章援筆立就無適不然其誨人也載色載威提撕誘掖至誠開示無才可棄迨及中晚經歷熟而操履益堅矯揉久而氣質漸純聰明長而見解愈精則其沈潛濃郁之工進修思辨之效迨若至於優游自得左右逢原之境而此則可與知君者言不可與不知君者言悲夫君之

請業於我先君子也年始八歲矣先君子嚴立科條未嘗少賜寬暇惟時君促促如轅駒謹守鞭策而吾與從氏翺翔窺覬於翰墨之場肆然爲自己節度及君逐隊追進則便與許武同業而殆爲之放教一步曾未幾何君之遭罹有人理不堪者先之以荼毒重之以禍患而疾病以乘之饑饉以困之乃至於桐湖舊廬屬之比鄰午橋僑寓屢問詹尹幸賴諸君之力提携數口尋我谷泉則始之震盪棲遑者可謂爰得我所而二三子之有志於文學者又從而信服而興起焉吾家一種運氣庶幾

付之於君光大我先烈矜式我後生而一朝无妄之祟如火益熱不滿四日奄然長逝嗚呼天之於君何其賦之豐而餉之嗇旣椓其身又斬其後三世遺緖只托於過房之一孩幼世之爲善者將何以勸之哉君與我皆老矣把玩餘光惟在於促膝從容討論文字而喪難餘生俱無開口之日朋友過從亦少意中之人獨記夫去歲之臘今春之仲有來翩續邂逅佳會飛觴命韻唱予要汝池塘春草之句桃園秉燭之遊宛宛在眼而回顧陳迹泛然若龍漢光陰嗚呼君與我其從今而不復見矣

思君而君不見悲君而君不知吾雖長言永號何與於君亦何益於我哉玆緘一觴廣漠其鼻而已

又　　族姪庭百

二氣叅差降而叔季惟公之生得其純粹而質之美濟以學力念公平生無日非學楊肘着案管膝穿榻如誦己言朱全退集和者易流公有操執矜者太嚴公則溫慄介不離俗淸不絶物詩禮之訓是公裘褐孝友之政是公茶飯行不求奇門路平穩寧卑無高寧近無遠我觀俗士名利壞了纔有寸長便欲夸耀公在弱冠已謝公車閉門潛玩樂

我林居我衣之華我佩之長君平遺世世亦相忘
昔我先子知公最深湯爐有戒歲月沉淹得公來
候其喜在眉呼我小子次第質疑先子卧聽至欲
忘病及公出門先子有命晨如之人乃在吾族余
於頃年畧有措畫汝輩効力無使屢空托以阿現
未及成童使之攜笈不避寒燠聞其不炊對案頻
蹙世教既衰喙喙爭鳴灑掃應對人鮮能行先子
曰噫學問無他一部小學何不講磨吾有所受受
之川沙一言相契公曰誠然倡率門少以是爲先
公誄先子亦有所云對我昆季說及前聞嗟嗟阿

現公視如子良駒易蹶嘉禾先萎公不少須若有
冥會泉路悠悠現也何在讀公壙記足慰其冤倚
歎我公有德有言二三門生收拾遺文貯之巾箱
以待子雲我過谷泉庭宇荒凉床設雖移靈必彷
徨東望泉坪賢季寓庄食報有期螟嗣躑躅欲說
他事恐慽洋洋前期來哭庶歆吾觴

又 再從弟啓秀

公有著書思鑑箴說硏幾纂妙部居州列心術危
微利義得失質我先君善哉肖速用而成己公之
世百蓋公平生那裏得力實地踐履靡拘死法寤

寐周孔衮袵闈洛發而爲文其文菽粟置之窮案
彌見其卓王裒之孝詩廢莪蓼顏氏之貧瓢空猶
樂和宣合汚貞不絶俗錦美在中英華外爀南士
想望將行脩束貌余癡弟蚤侍硯筆叩質名理評
批詞律譬彼朽木莫施繩削尚冀百年歡喜入佛
吾家祚薄德星遽落載殯南坪賢季攸宅臯辰有
礙祀事玫卜緘辭籲忱靈庶降集

又　　　　　門人族從孫鍾泰

嗚呼天下之生久也胥慶黃虞之上置之勿論嗇
而至叔世大殼日益呰窳而浸浸然喪其質厚也

惟慕賢好德之誠卽天理民彝之固有也世所謂慕之好之者或質之於千載筆語或得之於一時輿誦而小子之於先生則盖嘗親炙而承其敎誘也雖其誠之深且切或不能不忘於歲月之多而小子之於先生則實有所沒身而不敢忘也嗚呼先生之易簀今幾何草已宿於若堂之封幃將撤於粤明之朝而我懷之悲愈久愈極先生其知耶不知耶猗我先生之德業行誼存亦篤信而沒而益徵盖其資地之受於天者旣溫良純潔而重以學力之得於中者不偶也後之人苟欲知先生之

爲當世君子試觀夫先生之所著文斯不過泰山
毫芒之喩而推究其平生粹然無一言之詻也化
翁之於先生始何以豐其賦終何以嗇其壽也小
子與先生曰師曰弟子於人間殆數十年每奉袂
周旋之際必使振發心志磨勵工程意欲推而納
諸大人之域而惟恐其奪於功利陷於俗學之臼
也自我先生之無於世小子之志日以懈小子之
業日以踈己被了面上之許多塵垢也學之不通
事之可疑何處更叩也針頂之訓箴醫之恩何日
更受也抑又有闔一族而恫歎者誨人不倦先生

成物之德而時雨阻矣兩里之多少蒙學其將翕
喙而獸走也夏冬課講先生扶敎之志而春風悶
矣衰薄門業其將如磽确山畬保介不勸勤無望
於粒穀秋穫而漸見桀桀之稂莠也其他凡關係
公私之議吉凶閒大小鄙文將至於鮮無敗而輒
有咎也言念及此小子輩烏得不淚簌簌而憂怮
怮也亂稿謄出工已告訖而小子誠薄只使平里
兩叔擔着幾年之勤苦他日地下之責當負荊而
稽首也方欲悔前過而圖新功如干拮据之物誓
言必成而以未死前剞劂之意相與警勉而營度

亦未知其世事之不爲掣肘也嗚呼人之一生一死如天地之晝夜有不能一毫容私於其間而云胡百年依仰之地人事奄然如此使余悵悵然迷道而不思所以啓發蒙鄙也瓣香來侑略抒衷情不昧惟靈尚或鑑顧而洋洋乎左右也

又　門人三從孫璂

念昔賢達尠有完福積玉深藏巷瓢屢空或阨之壽或嗇其後所貴在己窮通奚論允矣先生守道安分降挺不偶希聖希賢金玉令資銖寸積工幼而好學不事葱竹少也應擧不受關節京館戴星

仇視禁塗楣扁寓慕孝思終天祭致如在一心精
懿粢盛必備籩豆必整上述世德幽潛式闡父事
先契終始不懈位育一家人無間言閑居主敬帝
臨神監天人性命格致誠正妙契心會分析牛蠶
明誠兩至覷得昭曠羹墻考亭寤寐陶山擬取格
言著爲成書思容博約集說劄錄平生學力可質
來哲欽欽用工任重道遠盤盂雖空匐豢可悅布
褐雖寒黻錦彌章存中必著面背粹盎發爲文章
自成一家本之伊洛參以韓蘇鏗鏘金石渾浩江
河有來請銘紆餘停當山南秉筆與論攸屬華聞

日彰若爲之兆名登薦書南士相賀李彼泉流澤
止蒙養廣開爐鞴遠近咸歸小子倥侗幸得依歸
恩猶父子義兼師生勸勉之切尤倍同列期望之
深不止科目談經之暇教詔諄諄曰爾無荒勉究
大業士生斯世所貴立揚須了一事從我山塾講
習旨訣料理緖業拜受書紳擬遵明訓没首塵臼
素訃蹉跎罪積神怒奄失慈顔先生憫恤俾全性
命小子何人銘在心肝默禱神明永恃百年何來
二豎敢干君子奔走刀圭尙有所恃精神不衰接
應如常魯殿忽頹士失宗師庭草總梅觸目含悲

帳立昏衢抱經何之最所傷心家事荒凉伯道無
天杞婦抱城有往必復理驗碩果達也明秀先生
所托擬與二三夙夜料度明靈在上庶降冥佑青
烏卜吉泉坪之麓杖屨攸及衣履孔安不埋者存
滿篋珠璣一時之屈千載之伸敬薦泂酌先生臨
上

又　　　　　　門人三從孫銓

恭惟先生天賦純慤粤自齠齔篤志向學曾考樂
育昕夕噵數勉焉焚膏善哉攻木早遊文垣南士
咸伏風樹含哀退修初服亭以寓慕永矢邁軸載

歸泉塾羹墻遺躅樂我琴書愛我泉石晨興拜廟
對越方冊沈潛經傳優游閩洛有時心會怡然忘
食其味嚌眞其工捧摑孚尹積中縕袍華王發而
爲文布帛菽粟容鑑勿說述而不作韻語和粹長
篇短曲不求巧斲自成調格柰何君子命途奇溥
顔氏空瓢伯道無續樂天安分未見嚬顣肩背竦
直有儼文席牖誨羣蒙爐鞲大闢載色載威詳說
反約藐余小子特蒙誘掖勗以超羣期以刷翮公
昔有命我心銘刻汝父志行莫如我識汝箴巾箱
我將劄錄吁其一朝公在床褥邦意彼蒼遽降此

酷大廈樑折斯文運塞雙棣分離老荆號擗君子

達理含笑就穸滿箱丹鉛可編靑竹一部千秋光

氣炳煜以此慰公我言何瀆

行狀

公諱著秀字景圓李氏系出固城高麗侍中謚文

貞號杏村諱嵒其遠祖也至孫諱原入我朝官

左議政謚襄憲號容軒生諱增贈吏曹叅判棄

靈山紱卜居于安東州治南門外與鄕之耆德結

友鄕稧徐四佳居正爲作歌以美之生諱洺以義

興縣監亦棄官歸作臨淸閣後贈吏曹叅議生

諱肱官別提號伴鷗翁生諱容有學行 除叅奉
又四世至諱後榮文科正郎正郎公有九子其第
三諱時昉號二可堂是爲公高祖曾祖諱憲復成
均生員號平地翁祖諱弘著其年後不復應擧號
隨樂堂考諱周齡生員妣安東權氏學度女忠定
公沖齋先生諱橃後也公以 正廟庚戌七月十
五日生于春陽外第幼有至性不離親側不與羣
兒狎弄旣就學于從祖叔父下庵公宗休日侍左
右恪守教訓同儕遊戲塡街而公則面壁咿唔下
庵公時或使之風詠江臺而尋復對案如故下庵

公嘉之曰此子天資好學他日成就未可量也比成童文思大進間隨從祖兄易俟學秀齋谷亨秀二公治擧子業二公皆先進而自以爲不及也已巳同諸從昆季肄業于谷泉書塾所居稍間而風雨寒暑不廢往來攻苦辛未赴本府夏課府伯素聞公名而慕之密使人求書頭公拒之甚堅壬申生員公客歿于漢城試所公聞喪號痛絶而復甦哭泣之哀顏色之慽見者爲之歎息流涕旣終制稟于太孺人謝棄擧業太孺人賢有識慮俾公專意問學不爲貧窮憂慽所移自是沈潛經籍專用

力於進修之地丁丑贄書求教於壺谷柳公範休
又從柳江皐尋春李新野仁行柳好古徽文諸公
遊學無專師而書質面叅不絶於先生長者之門
是歲書堂成同一門老少行鄉飲酒禮有講定儀
節戊寅會講龜溪書院公年尚少而擧止安詳講
解精明一時名碩無不敬重之乙酉移就茀洞先
府君墓下築室居焉扁其齋曰慕亭盖因其地名
而寓孺慕之義也丁亥丁太孺人憂太孺人亦疾
多年公左右就養備盡誠孝疾革嘗糞以驗其差
劇及遭大故哀毁幾滅性而猶自盡於歛襲襄樹

之節壬辰哭下庵公自以久被教育之恩本服之
外猶以布巾帶終朞年甲午被諸父兄敦迫還寓
谷泉書塾以扶門户倡後進爲事有齋居言志諸
作以識之壬寅道伯李景在以公學行别薦于朝
公聞之瞿然作詩以見志癸卯士林將重刊退溪
先生文集會校鳳停寺公考據最精博己酉二月
十三日以疾考終于谷泉之壼受齋享年六十臨
絶語不及他事惟以扶門綱奬後進惓惓致意焉
訃出遠近士友以至一府隷儓無不嗟咨悼惜三
月日葬府南泉坪巳坐之原配東萊鄭氏潤熙女

石門處士榮邦后也與公生同年歿後公十四年
壬戌五月三日遂合堋焉公無子以四弟夔秀子
庭欽爲後一女適柳進遠庭欽子中基女金鼎煥
柳東華柳進遠嗣子道哲女金壽國南主鎭公資
性慇厚容貌端重外若坦踈而持心謹密言若拙
訥而臨事果確自少講學已知有古人爲己之實
事自先府君歿後遂絶意進取專就六經四子洛
閩等書潛心力求不得不措篤實刻苦積四十年
如一日尤以朱子書爲持身標的日具牙籤計算
數如小兒初上學者平居未明而起冠帶必整謁

家廟省親闈退而斂膝端坐對案終日或諷讀玩味或潛思體究或撰述文字夜以繼晝無㬥時放過總牖几案凡出入坐起之處皆有箴銘以自警省所謂無一日不學無一事非學者也事太孺人承順以樂其心溫凊以適其體甘旨之奉不以貧窶而或闕以未克終養先府君爲平生恨築室墓下以寓終身之慕生日不許弟姪輩菸酒少集每語及先故泫然出涕壬申旅復之日父友金上舍羲壽李應敎家淳柳固城喆祚諸公時在都下庀喪護行終始主其事公父事之終身不怠凡於當

日受惠之地皆盡誠圖報焉其遇先忌淨掃室堂
及庭齊明蠲潔不干一切塵穢祭物必前期預備
無臨時窘迫之患考妣忌月不赴人燕飲將事哀
號罔極常如祖括之日歲首必往省先塋風雨不
廢節日必有時物之薦嘗欲擧四時正祭曰今之
病難行者每以器皿粢盛之不備爲辭然享先之
道在於誠而不在於物苟誠矣雖一盂飯一串炙
何害之有凡於家先懿蹟雖遠祖傍親悉爲之撰
次言行收拾文字以備一家文獻與諸弟妹友愛
篤至拊養辛勤以至成立晚年分異東西每以不

得聯床同鼎爲恨諸弟之來必笑而迎之詢飢寒甚慇懃去則送之庭外愀然終日處宗族一於敦睦遇尊行必趨拜恭謹雖年紀才學之不如己者必引進勸喩無一毫凌駕意其或有頑不率者亦曰彼亦有人心豈無改悟之理但盡吾誠心而已有不相能者輒兩解之曰人各異心何可强使之同惟以無辨爲心則自可消融窮寒不自濟者爲之勸立義稧令吉凶有所資凡有大小事持論務在平恕曰與其失於薄寧失於厚有時合族展親叙寒暄道情素悃愊譪如也易菴霽谷二公俱以

高文宿德爲同堂知己公與之聯床博約倡率後
承當日文采風流之盛蔚然可觀而自夫易簀公
下世廓然若無依尤以門户事爲念聚子弟嚴立
課程至誠教誘夏製冬講考勤慢施賞罰從而興
起者多待人接物和氣盎然見文士則討經史見
野老則談桑麻推誠致款各隨其人故賢愚皆獲
其歡心親知過從恩禮周至疾病必躬往診死喪
致其悼傷見人極辛苦處必善辭慰解而有出手
拯濟之意苟以文字事來者雖卑微必與之商確
有値疑變而來問者輒擧諸先輩說中可據者以

答之有欲借見書冊者雖方繙閱不靳與人借人
書籍必補其弊壞曰書冊是公物縱非己有豈可
不葺治乎家素貧往往朝晡屢空而處之晏如婦
人孺子亦皆化之無戚嗟意隣里知其匱乏而或
賙之公笑曰居常默守吾太玄而乃爲隣人所知
乎書冊几案整頓有常處衣冠常潔精年久不改
製而無皺摺能飮食安於淡素遇盛饌輒曰不若
藜藿之性所嗜酒戶甚寬而取適可而止平居無
疾言遽色步履安詳有法度雖疾風雷雨不失尺
寸常曰人須於急遽處愈宜寬緩拂戾時必思和

平然後可以濟得事與人言多從諳歷中來非誦
說而已凡事不欲自立己見而至大義所係必極
言竭論務歸正當朋友講論之次文字丁乙之席
衆論幷興爭辨紛然而公則從容開陳曰其義當
如是其事似如此每見儒林間是非輒以爲憂曰
是非固儒者所宜明辨而但當堅守己志而已辨
之不已以至血氣從事則便不是城闉咫尺未嘗
一言及官政得失雖素與分厚者及其名位稍顯
未嘗先自通書其在鄉黨平心率物不煩而事集
其教人開示勤懇不以親疎而有間常令學子晨

起櫛洗曰學者不可不早起譬如農夫失春則必
無秋穫之望朝是一日之春也可不勉哉其授課
也必令端跪向冊字解句釋瞭然易知雖事務叢
擾必靜坐指授待其曉解而後起其有一知半解
輒欣然推許使益加勉或鈍滯不快意必爲之從
容剖示不厭熟複見其有過失必反覆曉之曰人
孰無過過而能改與無過同常曰爲學須先從平
易切近處做去其高且遠者自可漸次馴致因擧
大山先生平常中有妙理之訓以敎之又曰學豈
有他哉只日用動靜皆是做工夫處又曰甲兵錢

穀無非儒者爲己事然自有緩急之分莫若就本
原上專力又曰凡事皆有究竟地當以仁如堯孝
如舜學如孔子爲準的寧可一時放過耶又曰學
者不可不拘束然太拘束易致牿喪拘束之中須
用活法又嘗曰士之讀書做業自是本分事非專
爲決科第取功名而已然今人往往慕榮利而不
知反躬務實令學者審於內外輕重之分爲己爲
人之辨要以躬行心得爲貴於舉業亦不欲其廢
而不治曰舉業非別樣事我東諸先輩何嘗不從
科目起耶但恐今人力量遠不及古人有無治兩

不成之處然須常存箇中超然處底意則自不相妨矣三夏課製之時令諸生列坐整齊洞諭文義指陳路脈暇則令各賦詩言志曰是亦涵養中一事且曰玩物喪志之戒亦不可不念其論讀書之法則曰書須是精思思則疑生疑生則求辨然後可致無疑境界又曰學者要當謹守聖賢成說不可別立意見務爲新奇以自誤而誤人又不許諸生觀雜書處其有他岐之惑也其論操存之要則曰雖應接之際常常收斂提惺則心地自然虛靜此便是主靜工夫又曰人能定靜其心雖蹈火入

水無所往而不得其安古人此言當深味見人悠
泛失學則曰無事度日不已勞乎人欲有爲當惜
取光陰蒙學輩亦使之日必梳頭頮面勿令志氣
昏惰燒火儲水勿令需用窘乏曰此雖細微事亦
可見其恒心見人盛氣加人則輒引程夫子何不
動心忍性之語以戒之見人不耐貧窮則曰人各
有分劑貧固士之常也一向忍耐不過有何所益
將拚與固有之良貴而失之可不懼哉又嘗曰讓
天下非難常存一介不取諸人之心推而廣之可
以辦得了雅好佳山水嘗往候霞溪李公于丹陽

謫所仍遊四郡形勝㝡琴坡李公鼎秉於東京歷
覽故都遺跡往遊淸凉雲門諸勝花辰月夕或老
少咸集商確名理出入古今或巖扉靜寂獨步逍
遙於風臺泉石之間吟哦竟夕翛然有出塵之想
不知世間榮辱得喪之爲何事也爲文章紆餘圓
邕溫厚有餘味然亦不易其出獨於忠烈事不問
貴賤樂爲之鋪叙遊覽唱酬之什道景寫懷意趣
深遠字畫亦典重端稚無胡草之態人之得之者
無不愛玩敬重焉聰明過人一經耳目久而不忘
自義理肯綮以至古事名物前所疑晦而有得者

猶必記于籍以資省覽盖公之爲學志慮專而思
辨愈精踐履篤而見解益眞察於易近而不騖於
虛遠謹於平常而不貴於崖異及其養深積厚德
性純熟符采外達故一時士大夫論眞知實踐之
學者翕然歸之於公而下至頑夫醉卒至公之閭
必乂手致敬焉葛川金公熙周嘗語水南士友曰
子國有顏子李其卽其人古溪李公彙寧嘗見道
伯薦目語所識曰此世亦有公議吾先子長蘆江
時慨學令久弛屬以講學之事且曰待公主教之
日擬將從公聽說以收桑榆可惜初平一席吾當

時屬望之重盖如此然公旣無求於世世亦無汲
引之者卒老死嵌巖無得以展其一二時議爲公
惜之然所性之分不以窮達而有加損於公何有
哉居常罕言性命之奥亦未嘗以作者自居故所
著至有詩若文若干卷藏于巾箧其答訂窩金公
岱鎭書論中庸天命之謂性推原聖賢立言本旨
以明一原異體之妙辨難剖析縷縷數千言不已
後之人欲知公學術之明正者此可見其大略矣
所纂集者又有退書百選博約緣思容寶鑑四勿
箴集說等諸篇其於敬義夾持之方表裏交養之

道該悉精約瞭然可知又見公爲學節度與夫爲人深切之意矣興洛以故人穉子家庭燕侍之日己習聞公德學之盛而竊慕其爲人矣旣又以先君子之命將供灑掃於門下而公遽不淑矣每拊躬悼歎自訟其嚮德無誠迺者公之門人李斯文璞曁上舍鍾泰氏各草遺事一通令公之嗣子袖以示興洛曰先師之棄我門生三十有餘年尙未有記德之狀願吾子之加之意也興洛竊自念公與吾先子分甚厚且以區區景慕之素而托於是役載名其末亦有所榮幸者遂不敢終辭謹就其

中略加隱栝附以愚見第次之如右以俟夫立言君子備覽而裁擇云爾聞韶金輿洛謹撰

墓碣銘

永嘉之城東門外有篤道君子慕亭李公先生隱居求志千歲而慕聖哲終身而慕兩親并世而慕賢士友慕之意遠矣一時之想慕公如卷中人公之歿已四十年胤子庭欽與其門人集鍾泰輯其遺文復徵辭於璉夏將文之墓石璉固年耄筆萎無以表揚幽潛而自念平昔慕嚮深於人今於茲事役亦自幸焉先生諱著秀字景圓李氏之系固

城久矣大顯於麗代及　本朝若文憲公諱文貞公嵒文敬公諱襄憲公原文章德業輝映史乘至諱增始居永嘉謝仕勇退以高節遺後謨其後數世皆辭爵祿尚節行占湖山勝境爲花山世家至諱後榮文科知郡事生諱時昉號二可堂是爲高祖諱憲復成均生員是爲曾祖祖諱弘着號隨樂堂考諱周齡成均生員妣權氏沖齋忠定公之後學度女公以　正廟庚戌七月日生幼而天稟絕異旣就學耽讀若嗜欲然從叔父下庵公每授課而嘉之曰此子勤業出於天性進就未可量少治

博士業從從兄易倹公學秀齋谷公亨秀共硏槧二公俱詞垣先進而以清才敏識推公爲不可及弱冠赴本府夏課知府素聞公名欲先識其券面使人密探公牢拒之其守正而恬於名利已如此壬申先府君歿于京公聞變號隕絶而復甦奔喪迎中路而返遭罹極變而居喪盡情禮泮中遊宦諸公共治喪事公歿身御慼而不忘焉旣終制廢擧業專意向裏雖窮乏之難聊而進修之志益篤杜門玩理窮探力賾而反而求之身心性情密切體認之工表裏交資出而求益於當世宿德如壺谷

柳公葛川金公江皐柳公新野李公好古窩柳公
書贊面禀反復不置其居家也一畝之宮不能庇
風雨而心氣常和泰或就靜先亭或携筇山寺而
動息運用無一日不警省焉中年就茅洞先壠下
築室而以慕名其齋旣又還寓谷泉書塾以教授
爲業受業者日盈門而隨才高下勉勉而不已丁
巳丁先妣憂多年侍病極其養體而盡情於終事
諸弟以就食各散處而來去分合至愛常怡如也
觀察使以公行誼薦聞于 朝遠近士皆以爲此
世亦有公議而公聞之瞿然作詩以見志己酉二

月十三日感疾考終于泉塾之虛受齋享年六十葬府南泉坪巳坐之原配東萊鄭氏潤熙女有一女適柳進遠以四弟夔秀子庭欽爲嗣庭欽子中基女適金鼎煥柳東華柳有二女適金壽國南主鎭公淸修澹雅柔而有執和而有制性度子諒而符采溫潤自幼年已知俗學之外有吾儒本分以近道之資而加懋敏之工及至晩暮充養有本義理精熟存中驗外有日章之實其爲學無師承而獨得於簡編自六經四子至洛閩退陶書靡不淹貫無泥於固滯無流於汎濫一遵眞正門路得之

於精思而推之於力行也爲文章理趣俱到而條
暢有餘裕其於學術邪正同異之分尤審覈明辨
所纂輯有退溪書百選博約錄思容寶鑑四勿箴
集說諸篇與金訂窩岱鎮論人物稟受之原理氣
分合之端累累千餘言後之覽者當辨之矣公言
行備載於門生記錄遺事及金徵君興洛所撰行
狀今槩其大而略其細蓋公貧而不戚似黔婁貞
不絶俗似郭林宗窮居教授似王偉元法律繩己
似盧玉川篤守古道似許金華斯可以述公矣銘
曰

謁如其慈良生之質闇乎其潛修學之實悅古道
則遠友百世之士謹操履則近自一室之密惟其
素貧素患而行六十年如一日吾其質諸樂天知
命之往哲通政大夫前行敎寧府都正權璉夏謹
撰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言出於心而文又言之精者也人各以其心之所
尚者而爲文故尚經濟者論經濟尚文章者論文
章其他九流百家莫不皆然行仁義道德之士亦
不能無仁義道德之言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余讀慕亭先生李公之文可以知
其爲仁義道德之君子也盖先生以端重愨厚之
姿生大方文獻之世以平地桐湖爲祖曾下庵爲
叔父易俟齋谷爲堂兄其所以承襲擩染者有如
剛金之入爐鞴良玉之受椎琢矣盖自早歲已博
極羣書咀英藝苑而本末輕重之分已定於胸中

雖溥游場屋而榮達非素志也主盟文垣而聲華
非所悅也惟窮經玩理反躬實踐以無負受中之
責而紹家學之緒者實寤寐焉始終焉者也遂謝
却裨經雜書專精於經傳洛閩諸書窮性命授受
之原賾理氣離合之妙無不反諸身而加靜存動
察之工又以其心得躬行之餘友朋焉講討徒弟
焉開誘謙己受益與人爲善之意藹然溢於辭外
旣又爲圖爲說發明諸家未盡之義而允合乎程
朱已定之訓竊觀卷中所載無一言之非學亦無
一行之非學也非居仁由義造道凝德之工貫徹

于中外能如是乎惟其後嗣零替家力又不振以
垂世立教之言而藏之巾笥殆百許年實爲斯文
之根迺者公之孫中基惕然發慮將繡棗而公于
世屬相圭以相其役竊觀其存刪編第已經先輩
是正非庸淺所敢議到惟其傳寫帝虎之誤則不
可不正故敢隨處效愚因書所感者于卷尾用寓
景慕之忱云永嘉權相圭謹書

右王考慕亭府君遺集六冊先子在世之日與及門諸長德已經照勘手自編摩嘗苦心於壽傳之方而命不肖輩蓋累焉竊伏念府君學問之正踐履之篤大率具在是稿觀者當知之非不肖之所敢論也第其篇帙不尠物力尚絀卒難料理鋟布以到寢久而不肖年今垂死非復等待之日則尤當汲汲於成先人之志者非不肖之責耶深以此事未就永抱千古之恨爲懼乃於壬寅春命兒少湊合多少用石板印出於達朐儆舍爲其百爾資用之便於近也但是集之行不於吾宗隆盛之會而終底于世教淪喪之時

是固可恨然府君潛德懿行庶或因是而闡明焉則不肖之罪亦敢曰少贖云耶役既竣謹錄其始終梗槩如右尤不省僭越之是懼是歲之五月晦不肖孫中基謹識